

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九

大明太醫院正文 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蔣仲化註證

本病論篇第七十三

補七後

至真要大論篇第七十四

馬經按前八篇未盡
我至真至要故名

黃帝問曰。五氣交合。盈虛更作。余知之矣。六氣分治。司天
地者。其至何如。歧伯再拜對曰。明乎哉問也。天地之大紀。
人神之通應也。帝曰。願問上合昭昭。下合冥冥。奈何。歧伯
曰。此道之所主。工之所疑也。帝曰。願聞其道也。歧伯曰。厥
陰司天。其化以風。少陰司天。其化以熱。太陰司天。其化以

濕少陽司天其化以火陽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陽司天其化以寒以所臨藏位命其病者也帝曰地化奈何岐伯曰司天同候間氣皆然帝曰間氣何謂岐伯曰司天左間是謂間氣也帝曰何以異之岐伯曰主歲者紀歲間氣者紀步也更平

此明司天在泉間氣之化隨六氣所在而移之也五運分爲五氣以太過不及而有盈有虛也天元紀大論曰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正盈虛更作之義也六氣者風熱濕火燥寒也卽其分治以司天地餘四氣可知矣化有不同帝之所以問也上合

昭昭者司天之化也。下合冥冥者。在泉之化也。然厥陰
司天其化以風。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爲左右之間
氣亦猶是也。少陰司天其化以熱。而爲在泉之地化
猶是也。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太陰司天其化以濕
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小
陽司天其化以火。火相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爲左右
之間氣亦猶是也。陽明司天其化以燥。而爲在泉之地
化猶是也。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太陽司天其化以
寒。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
司天之氣以所臨之藏位而命其病。如肝木位東方。

心火位南方。脾土位中央。方及四維。肺金位西方。肝木
位北方。是乃五藏定位。惟六氣御五運所至。氣不運得
則病相得則和。故先以六氣所臨。後言五藏之病也。至
于在泉與左右間。亦不過如是而已。故以各氣而在左
右者。謂之間氣。間氣者。止所以紀步。步者。六十日餘八
十七刻半也。積步而成歲。則六六三百六十五日有奇。
六微直大論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
步。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
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其每歲司天主歲
正。所以紀歲氣而左右間氣。又與六步而相紀。六微旨
大論首節。謂天道右轉。六節盛衰者。正紀歲之謂。而次

抑地理之應六節氣位者正紀步之謂當合而觀之其義爲益明矣

帝曰善。歲主奈何。岐伯曰。厥陰司天爲風化。在泉爲酸化。司氣爲蒼化。間氣爲動化。少陰司天爲熱化。在泉爲苦化。不司氣化。居氣爲灼化。大陰司天爲濕化。在泉爲甘化。司氣爲斡化。間氣爲柔化。少陽司天爲火化。在泉爲辛化。司氣爲丹化。間氣爲明化。陽明司天爲燥化。在泉爲辛化。司氣爲素化。間氣爲清化。太陽司天爲寒化。在泉爲鹹化。司氣爲玄化。間氣爲藏化。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藏所宜。廼可以言盈虛病生之緒也。

此承上文而言六化。正明六氣分治。及土歲者。正歲之
六義也。巳亥之歲。厥陰司天。而爲風化。風高氣寒。雲物
飛揚也。若寅申之歲。則在泉而爲酸化。蒼木司地。氣物
化乃從酸也。丁壬之歲。則司水運之氣。而爲蒼化。至于
丑未之歲。則爲在泉之左間。主初之氣。子午之歲。則爲
司天之右間。主二之氣。辰戌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
四之氣。卯酉之歲。則爲在泉之右間。主五之氣。而皆爲
動化。偏生左右。慶爲動搖也。此皆各主六十日餘八十
七刻半耳。此後做子午之歲。少陰司天。而爲熱化。陽火燔
燿。炎暑流行也。若卯酉之歲。則在泉而爲苦化。火司地。

氣物以皆生也。然各氣主運。惟君火不主運。故不司氣化。天元紀大論云。君火以名。相火以位。正以明君火不主運也。至于居左右之氣。則君火無所不居。不得以間氣名之。寅申之歲。則君在泉之左。主初之氣。丑未之歲。則君司天之右。主二之氣。巳亥之歲。則君司天之左。主四之氣。辰戌之歲。則君在泉之右。主五之氣。而爲灼化也。故左間右間間氣之間。皆宜讀曰平聲。明有旁君之義也。君爲至尊。不敢曰間。而曰君耳。王註新校正丑未之歲。太陰司天。而爲濕化。埃鬱朦昧。雲雨潤濕也。君辰戌之歲。則在泉而爲甘化。土司地氣。甘化。光焉。甲巳之

歲則司土運之氣而爲齡化。至于卯酉之歲則爲在泉
之左間主初之氣。寅申之歲則爲司天之右間主二之
氣。子午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四之氣。巳亥之歲則
爲在泉之右間主五之氣而爲柔化。濕化流行則癘物
柔湧也。寅申之歲少陽司天而爲火化。炎光赫烈燔灼
然也。若巳亥之歲則在泉而爲苦化。火司地氣苦化
先焉。戊癸之歲則司火運之氣而爲丹化。至于辰戌之
歲則爲在泉之左間主初之氣。卯酉之歲則爲司天之
右間主二之氣。丑未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四之氣。
子午之歲則爲在泉之右間主五之氣而皆爲明化。炳

明霞燒草木榮美也卯酉之歲陽明司天而爲燥化清涼勁切霧露蕭颯也若子午之歲則在泉而爲辛化金司地氣辛化先焉乙庚之歲則司金運之氣而爲素化至于巳亥之歲則爲在泉之左間主初之氣辰戌之歲則爲司天之右間主二之氣寅申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四之氣丑未之歲則爲在泉之右間主五之氣而青爲清化風生高勁草木清冷也辰戌之歲太陽司天而爲寒化嚴肅峻整慘慄凝堅也若丑未之歲則在泉而爲鹹化水司地氣物化從鹹也丙辛之歲則司水運之氣而爲玄化至于子午之歲則爲在泉之左間主初

之氣。巳亥之歲。則爲司天之右間。主二之氣。卯酉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四之氣。寅申之歲。則爲在泉之右間。主五之氣。而皆爲藏化陰凝寒冷。應物歸藏也。故凡治病者。必明司天之六化。在泉之五味。司運之五色。間氣之動灼。柔明藏。乃五藏所宜。則可以言每歲盈虛。病生之緒。而上文盈虛。更作之間。主歲者。紀歲之義明矣。帝曰。厥陰在泉。而酸化。先余知之矣。風化之行也。何如。岐伯曰。風行于地。所謂本也。餘氣同法。本乎天者。天之氣也。本乎地者。地之氣也。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故曰。謹候氣宜。無失病機。此之謂也。

此帝問厥陰在泉之爲風化而伯以其本于地氣者告之也。首節言厥陰司天其化以風而又論地化曰司天同候則地化亦以風也。茲言在泉爲酸化者可得而知而在泉爲風化其義似有所悖。殊不知司天則風行于天在泉則風行于地乃本于地之氣而爲風之化也。若時乎司天則本乎天之氣而亦爲風化矣。天元紀大論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溫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氣正立本字從此本字來。彼少陰在泉熱行于地太陰在泉濕行于地少陽在泉火行于地陽明在泉燥行于地太陽在泉寒行于地至各氣司天則亦本乎天氣而

爲天化矣。故曰：餘氣同法也。惟此天地合氣六節各分，而萬物所出以化生，故本乎天而化者，由于司天之氣；本乎地而化者，由于司地之氣。此在天地爲氣，而在人身爲病機，必謹候之，而可以治病矣。

帝曰：其主病何如？岐伯曰：司歲備物，則無遺主矣。帝曰：先歲物何也？岐伯曰：天地之專精也。帝曰：司氣者何如？岐伯曰：司氣者主歲，同然有餘不足也。帝曰：非司歲物何謂也？岐伯曰：散也。故質同而氣異也。氣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靜，泊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氣之謂也。

此言藥備歲物者，爲天地之專精，而司氣者其氣偏非。

歲物者其氣散也。上文言候氣宜而無失病機則用藥以治病不可無所主也。伯言每歲各有所司必因其司歲者以備藥物則病無遺主矣。正以每歲之司天在泉物從其化而天地之專精儲焉故不可不先之也。彼司氣者即司運也。如甲巳爲土運乙庚爲金運然太過則有餘不及則不足其氣偏耳。若非歲物而用之則其氣又散故一物之質同而精有完全偏散之異。所以氣味有厚薄性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此歲物之不可以不脩也。

帝曰歲主藏氣何謂岐伯曰以所不勝命之則其要也。帝

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上淫于下。所勝平之外。淫于內。所勝治之。

此言歲之五藏被害者。以其有所不勝。而治之有法也。歲氣在天。五藏在人。而歲主五藏有害者。正以本氣淫則脾不勝。火氣淫則肺不勝。土氣淫則腎不勝。金氣淫則肝不勝。水氣淫則心不勝。以所不勝命之。則知害藏之要也。故司天之氣淫于下。而藏病生。則以所勝者平之。如水氣淫。則以金制之者是也。至在泉之氣淫于內。而藏病生。則亦以所勝者治之。即木氣淫。而以金制之者是也。所謂制勝者。謂五味寒熱溫涼隨勝而用之耳。

但上淫于下者淫于三氣已前有勝無復也外淫于內者淫于四氣以後有勝無復也

新校正云詳天氣土歲

而利平也

帝曰善平氣何如歧伯曰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

此言歲氣之平而有所病者亦視其正反而善治之也上文言上淫于下外淫于內而為病皆以歲氣不平也故有平氣而民病者何也伯言陰陽者尺寸之位曰陰陽陰脉陽脉陰經陽經皆曰陰陽當謹察而調之以平為期如陰經病而陽經不病陽經病而陰經不病是為

正病也正則以寒藥治熱以熱藥治寒從而正治之耳
若陰位而見陽脉陽位而見陰脉是爲反病也反則以
寒藥治寒以熱藥治熱從而反治之耳

帝曰夫子言察陰陽所在而調之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
若引繩小大齊等命曰平陰之所在寸口何如歧伯曰視
歲南北可知之矣帝曰願卒問之歧伯曰北政之歲少陰
在泉則寸口不應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左不
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
太陰司天則左不應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帝曰尺候
何如歧伯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

尺不應。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三陰在泉。則尺不
應。左右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
此之謂也。按六元正紀大論亦有如其要者四句。彼言定期之經。

此言南北二政之司。天在泉。其尺寸之脉。各有所不應
也。靈樞禁服篇云。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
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
如是者。名曰平人。夫曰微大。則脉之和者也。今寸口之
脉。而有陰脉來現。沉而不應。則與大小齊等微大之義。
拂矣。伯言自左右手而言之。則左寸爲人迎。而右寸爲
寸口。自與尺而言。則兩手之寸皆爲寸。而兩手之尺皆

爲尺。故寸口之脉。有時不宜應者。視歲有南北之政。可
知之矣。蓋五運以甲巳土運爲尊。六氣以少陰君火爲
尊。故以甲巳土運爲南政。乃面南而行令。與君主同。其
餘四運爲北政。則面北而受令。與臣子同。據五運行大
論以諸同天
爲面北而命其位。則以司天爲南爲上。今以南政爲面
南。與彼司天而北者不同。又以諸在泉爲面南而命其
位。則以在泉爲北爲下。今以北政爲面北。與彼
在泉而南者不同。彼論上下此論君臣故也。惟以少
陰爲君主。凡脉之司天在泉不應者。皆以少陰而論之。
故北政之歲。人氣面北而寸北尺南。地左間之氣在右
寸。右間之氣在左寸。天左間之氣在右尺。右間之氣在
左尺。故乙卯乙酉丁卯丁酉辛卯辛酉癸卯癸酉乃少

陰在泉也。則兩寸之脉俱不應。夫南政爲少陰司天。則兩寸不應。今北政少陰在泉。而亦兩寸不應者。從君而不從臣也。故不以尺爲主。而以寸爲主耳。運氣全書所謂依南政而診尺寸者是也。又訣云。子午南。少北。卯酉。兩手沉寸口者是也。北政之歲。丙寅丙申。戊寅戊申。庚寅庚申。壬寅壬申。乃厥陰在泉。其左間則少陰。而右間則太陽也。宜右寸之脉不應。夫南政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故右寸之脉不應。今北政厥陰在泉。而亦右寸之脉不應者。亦從君而不從臣也。故不以尺爲主。而以寸爲主耳。訣云。巳亥南。厥北。寅申。右寸脉落形者是也。北

政之歲丙辰丙戌戊辰戊戌庚辰庚戌壬辰壬戌乃太
陰在臬其左間則少陽而右間則少陰也宜左寸之脉
不應夫南政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今北政太陰在臬
而亦左寸不應者從君而不從臣也訣云丑未南太北
辰戌左手寸不出者是也若使北政三陰司天而不在
臬則其不應者不在寸而在尺矣故下云曰北政之歲
三陰在下則寸不應若三陰在上則尺不應者此也南
政之歲如甲子甲午乃少陰司天則兩寸之脉俱不應
如前所云者是也南政之歲如己巳己亥乃厥陰司天
其左間則少陰而右間則太陽宜右寸之脉不應如前

所云者是也。南政之歲如己丑己未乃太陰司天。其左間則少陽而右間則少陰。宜左寸之脉不應如前所云者是也。若使南政三陰司泉而不司天則其不應者不在寸而在尺矣。故下文曰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若三陰在泉則尺不應者此也。所謂諸不應者即南北二政而相反以診之則南政主在寸者北政主在尺而南政主在尺者北政主在寸則其脉自明矣。且不惟尺寸爲然凡南北之左右二間其相反與尺寸同耳。此乃要之所在而不可不知者也。

帝曰善。天地之氣內淫而病何如。歧伯曰歲厥陰在泉風

淫所勝則地氣不明。平野昧。草廼早秀。民病洒洒振寒。善
呻數欠。心痛支滿。兩脇裏急。飲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則嘔
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歲少陰在泉
熱淫所勝則煩浮。川澤陰處反明。民病腹中常鳴。氣上衝
胸。喘不能久。立寒熱。皮膚痛。目瞑。齒痛。煩腫。惡寒發熱如
瘧。少腹中痛。腹大。蟄蟲不藏。歲太陰在泉。草乃早榮。濕淫
所勝則埃昏。嚴冬黃反見黑。至陰之交。民病飲積。心痛。耳
鳴。渾渾痺痺。噤腫。喉痺。陰病血見。少腹痛腫。不得小便。病
在頭。痛目似脫。項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臍如結。喘如
別。歲少陽在泉。火淫所勝則煩明。郊野寒熱更至。民病注

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則血便。少陰同候。鼠飴明在泉。燥
淫所勝。則霧霧清溼。民病喜嘔。嘔有苦。善太息。心脇痛。不
能反側。甚則噤乾面塵。身無膏澤。足外反。善太陽在泉。
寒淫所勝。則凝肅慘慄。民病少腹控臍。引臍脊。生脅心痛。
血見。噤痛。頷腫。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諸氣在泉。風淫
于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辛散之。熱淫于內。
治以鹹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濕淫于內。治以
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火淫于內。治以鹹冷。
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燥淫于內。治以苦溫。佐以
其辛。以苦下之。寒淫于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瀉之。

以辛潤之以苦堅之。

此言六氣之在泉淫勝為病者各有治之之法也。上文
言外淫于內所勝治之。帝遂以內淫而病者為問。伯言
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甲申丙申戊申庚申壬申之
歲乃厥陰在泉也。厥陰為風木故風淫所勝則木勝主
而風勝濕地氣不明平野亦昧氣色皆昏暗也。草乃早
秀木齊土化也。其民病為洒洒振寒為善呻為數欠為
心痛為支滿為兩脇裏急為飲食不下為鬲咽不通為
食則嘔木邪乘胃也。靈樞經陰陽篇曰洒洒振寒至數欠為胃病為腹脹為善
噫為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聚為身體皆重木邪乘脾也。

靈樞經肺篇目腹脹乙卯丁卯巳卯辛卯癸卯乙酉丁酉巳酉辛酉癸酉之歲乃少陰在泉也少陰爲君火暑熱故熱淫所勝則火勝金而熱勝燥焰浮于川澤之中而陰處反明其民病爲腹中常鳴爲上衝胸爲喘不能久立爲寒熱爲皮膚痛火邪乘肺也爲口暝爲齒痛爲頰腫爲惡寒發熱如瘧爲少腹中痛爲大腹大火邪乘大腸也時則蟄蟲亦不藏火邪盛也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之歲乃太陰在泉也太陰爲濕土故濕淫所勝則土勝水而濕勝寒嚴谷埃昏黃色見于北方黑處而水土同見是至陰之土合其

氣色也。其民病為飲積為心痛。為耳聾。渾渾焞焞。為噎。

腫為喉痺。

靈樞經。肺篇。自耳聾至喉痺。為三焦病。

為陰病。血見為小腹痛。

腫為不得小便。

土邪乘腎也。

為病衝頭痛。至臑如別土。

邪勝膀胱也。

靈樞經。肺篇。自病衝頭至臑如別。為膀胱病。

乙巳丁巳巳辛

巳癸巳乙亥丁亥巳亥辛亥癸亥之歲。乃少陽在泉也。

少陽為火。故火淫所勝。則火勝金。而熱勝燥。煩明于郊。

野。當寒之時。而熱更其氣。熱氣既往。而寒氣又來。其民

病為注泄赤白。為小腹痛。為溺赤。甚則為血便。皆火少

陰之在泉者。同候耳。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甲午丙

午戊午庚午壬午之歲。乃陽明在泉也。陽明為燥金。故

燥淫所勝則金勝木而燥勝風霧則霜暗而清冷晦暝
其民病為善嘔嘔有苦味為善太息為心脇痛不能反
側甚則為噎乾為面如有塵為身無膏澤為足之外齙
反熱皆肝膽之為病也靈樞經經脈篇以口苦善太息心
脇痛不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
急無膏澤足外反熱為肝病
以噎乾面塵面色為肝病乙丑丁丑巳丑辛丑癸丑
乙未丁未巳未辛未癸未乃太陽在泉也太陽為寒水
故寒淫所勝則水勝火而寒勝熱凝肅慘慄寒之象也
其民病為少腹控臍以引腰脊上衝心痛為血見為噎
痛為頷腫皆心與小腸之病也靈樞經經脈篇以噎
痛頷腫為小腸病故治
之者風淫于內則風性喜溫而惡清治之以辛所謂肝

欬散急食辛以散之

法見藏氣論

治之以涼是以金氣治木

也佐之以苦隨其所利也又以甘緩之所謂肝苦急急

食甘以緩之也

法見藏氣論

熱淫于內則熱性惡寒治之以

鹹水勝火也

治之以寒寒勝熱也佐以甘苦甘以調之

而苦以降之也以酸收之正以心苦緩惟酸為能收之

也

法見藏氣論

以苦發之邪猶未已而復以苦性發之也濕

淫于內則濕與燥反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也蓋燥除濕

故以苦燥其濕淡利竅故以淡滲泄所謂脾苦濕急食

苦以燥之也火淫于內則與前熱淫于內相同蓋相火

猶君火也故治以鹹冷

即心火也

食佐以苦辛以酸

收之

即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也

以苦發之者與前無大異也

上文曰少

此之謂也

燥淫于內則燥長火故治以苦溫又肺苦氣

上逆

急食苦以泄之用辛寫之酸補之

見藏氣法時論所以佐

以甘辛而以苦下之也寒淫于內則寒性畏熱故治以

甘熱

又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

見藏氣法時論

欲佐以苦辛以鹹寫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也

帝曰善天氣之變何如岐伯曰厥陰司天風淫所勝則太

虛埃昏雲物以擾寒生春氣流水不冰民病胃脘當心而

痛上支兩脇兩咽不通飲食不下舌本強食則嘔冷泄腹

脹溏泄痼米閉蠶蟲不出病本于脾衝陽絕死不治少陰

司天熱淫所勝怫鬱至。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煩熱。口乾。右
肱滿。皮膚痛。寒熱欬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衄血。嘔瀉。溺
色變甚。則癰瘍肝腫。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脹腹
大滿膨脹而喘欬。病本於肺。尺澤絕。死不治。太陰司天濕
淫所勝則沉陰且布。雨發枯槁。肝腫骨痛。陰陽陰痺者。按
之不得。腰脊頭項痛。時眩。大便難。陰氣不用。飢不飲食。欬
唾則有血。心如懸。病本于腎。太谿絕。死不治。少陽司天火
淫所勝則溫風流行。金政不平。民病頭痛。發熱惡寒而瘧。
熱上皮膚痛。色變黃赤。傳而為水。身而肘腫。腹滿。仰息泄
注。赤白瘡。瘍欬唾血。煩心。胸中熱甚。則衄血。病本于肺。天

府絕死不治陽明司天燥淫所勝則木迺晚榮草迺晚生
筋骨內癰民病左肱脇痛哭清于中感而瘧大涼革候欬
腹中鳴注泄瀉名木斂生苑于下草焦上首心脇暴痛
不可反側血乾面死腰痛丈夫癰疽婦人少腹痛目昧背
瘍瘡痂癰潰蟲來見病本于肝太衝絕死不治太陽司天
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血凝于中發為癰瘍民病
噦心痛嘔血血泄軌衄善悲時眩仆運火炎烈雨暴迺雹
胸腹滿手熱肘攣掖腫心澹澹大動胸脇胃腕不安面赤
目黃善噫嗌乾甚則色炁渴而欲飲病本于心神門絕死
不治所謂動氣知其藏也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司天

之氣風淫所勝平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瀉之
熱淫所勝平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濕淫所勝平以
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濕上甚而熱治以苦
溫佐以甘辛以汗為故而止火淫所勝平以酸冷佐以苦
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酸復之熱淫同燥淫所勝平以
苦溫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佐以苦甘
以鹹瀉之

此言六氣之司天淫勝為病各有治之之法也上文
言上淫乎下所勝平之而此遂以司天之氣之變為問
伯言乙巳丁巳巳巳辛巳癸巳乙亥丁亥巳亥辛亥癸

亥之歲乃厥陰司天也厥陰為風木風淫所勝則風自

天行太虛埃昏

埃清

風動飄蕩故雲物以擾也春氣宜

溫而寒尚生風勝溫也流水不冰風撓之也其民病為

胃脘當心而痛為上支兩脇及兩咽不通飲食不下為

舌本強為食則嘔為冷泄為腹脹為泄瀉為小閉

時則蟄蟲不出凡病皆本于脾以木來勝土也

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故衝陽者是陽明胃經之

食不下泄瀉水閉為脾病穴足跗谷三寸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甲子丙子戊

子庚子壬子甲午丙午戊午庚午壬午之歲乃少陰司

天也少陰為暑熱熱淫所勝則怫熱已至火行其政其

民病為胸中煩熱為嗌乾為右胠滿為皮膚痛為寒熱
為欬為喘及大雨且至之候又民病為嘔血為血泄為
飢為嘔為噎為嘔為溺色變甚則為瘡瘍為臍腫為肩
背臂腰及缺盆中痛為心痛為肺脹為腹大泄瀉膨
而欬喘皆火來勝金而病本于肺也雲作無以肺
盆中痛膈臂內前燕痛肩背痛溺色尺澤者手太陰肺
變為肺病欬喘肩前痛為大腸病經之穴中在肺內虛大紋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乙丑
丁丑巳丑辛丑癸丑乙未丁未巳未辛未癸未之歲乃
太陰司天也太陰為濕土故濕淫所勝則沉陰且布雨
變枯槁其民病為胛腫為骨痛陰痺蓋陰痺者按之不

可得而知其處也。又為腰脊頭項痛。及時為眩暈。為大

便難。為陰氣

當作

不舉。為饑不飲食。為欬唾。則有血。為

心如懸。皆上來勝水而病本于腎也。

靈樞經肺篇以少

若候狀

太谿者。足少陰腎經之穴。

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

若此

脈氣絕。則死。不治矣。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甲申丙

申戊申庚申壬申之歲。乃少陽司天也。少陽為相火。火

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其民病有為頭痛。為發

熱。惡寒而瘡。為熱。上皮膚痛。及色變黃赤。又傳而為水

身面腫。為腹滿。為仰息。為泄注。赤白。為瘡瘍。為欬唾

血。為煩心。為胃中熱。甚則有為衄。皆火來勝金而

病本于肺也。天府者，手太陰肺經之穴。

在腋下一寸，臂

若此，脈氣絕，則死。不治矣。乙卯、丁卯、巳卯、辛卯、癸卯、乙

酉、丁酉、巳酉、辛酉、癸酉之歲，乃陽明司天也。陽明為燥

金，故燥淫所勝，則木迺晚榮。遲草迺晚生，以木尅于金

也。人之筋骨變于內，其民病為左臍脇痛。肝居左，為寒冷

于中，為感而成瘧。及大涼革候，民病又為欬，為腹中鳴。

為注泄，為驚瀉。至于名水飲，其生意而苑于下，草焦其

上首。民病又為心脇暴痛，不可以及側，為噎乾，為面塵。

為腰痛，為丈夫癰疔，為婦人少腹痛，為目昧，為背生瘍。

瘡，為逆，為癰，其蟄蟲則有時來見，皆金來勝木而病矣。

于肝也

靈樞經肝筋以心脇痛不能轉側而微有墜為

腫為肝病

太衝者足厥陰肝經之穴

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動其少動若此脉

氣絕則死不治矣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戌丙戌

戊戌庚戌壬戌之歲乃太陽司天也太陽為寒水故寒

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寒凝血變于中當發為癰

瘍其民病為厥心痛為嘔血為血泄為衄血為善悲為

時眩仆運及火炎烈而雨暴迴電為胸腹滿為手熱為

肝掌為股腫為心澹澹大動為脅脇胃皖不安為面赤

目黃為善噫為噎乾甚則為色炁為渴飲飲皆水來勝

火而病本于心也

靈樞經脉病以心熱臂肘掌急腋腫

支滿心中澹澹大動而赤

目黃為

心包神門者手少陰心經之穴在手掌後銳骨之端動脈應手若此脉

氣絕則死不治矣凡此皆以衝陽尺澤太谿天府太衝

等脉為驗者即以各穴動氣而知其五藏之絕耳雷按

補以母經為是故治之者風淫所勝則平以辛涼佐以

苦甘以甘緩之以酸寫之彼厥陰在泉者其法與此大

同而復有以辛散之一語耳無以酸寫之也熱淫所

勝則平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彼少陰在泉者其

法與此大同而復有以苦發之一語耳溫淫所勝則

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彼太陰在泉

者其法與此大同而止有佐以酸淡與此佐以酸辛者

少異但身半以上濕氣尚餘火氣復鬱鬱而相薄則以
苦溫甘辛之藥解表發汗飲其體之如舊而止藥也火
淫所勝則平以鹹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
酸復之與上熱淫所勝者同法蓋上爲君火而此爲相
火也又與彼少陽在泉者同法但無以酸復之之一語
耳燥淫所勝則平以苦溫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彼陽明
在泉者其法與此大同但彼則佐以甘辛而此則佐以
酸辛耳寒淫所勝則平以辛熱佐以苦甘以鹹瀉之彼
太陽在泉者則復有以辛潤之以苦堅之之二語耳
帝曰善邪氣反勝治之奈何歧伯曰風司于地清反勝之

治以酸溫佐以苦甘以辛平之熱司于地熱反勝之治以
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溫司于地熱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
佐以鹹甘以苦平之天司于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
苦辛以鹹平之燥司于地熱反勝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
以酸平之以和為利寒司于地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
甘辛以苦平之

此言六氣在泉及為邪氣所勝者而有治之之法也帝
疑六氣在泉不能淫勝于他氣而反為邪氣所勝治之
必有其法伯言五寅五申之歲則厥陰在泉風司于地
不能勝土而反為金氣之清者勝之故治以酸溫佐以

苦甘。候邪氣既退。正氣尚虛。則以辛補養而平之。五卯
五酉之歲。則少陰在泉。熱司于地。不能勝金。而反為水
氣之寒者勝之。故治以甘。熱佐以苦。辛。候邪氣既退。而
正氣尚虛。則以鹹而平之。五辰五戌之歲。則太陰在泉。
濕司于地。不能勝水。而反為風。熱勝之。則必治以苦。冷。
佐以鹹甘。候邪氣既退。而正氣尚虛。則以苦而平之。五
巳五亥之歲。則相火司于地。不能勝金。而反為水氣之
寒者勝之。則治法與熱司于地盡同也。五子五午之歲。
則陽明在泉燥司于地不能勝木。而反為火氣之熱者勝之。則治
以平寒。佐以苦甘。候邪氣既退。而正氣尚虛。則以酸而

平之。蓋燥之性惡熱而畏寒。故其治法如此。而以和平為順利耳。五丑五未之歲。則太陽在泉不能勝火。而反為濕熱勝之。則治以鹹冷。佐以甘辛。候邪氣既退。而正氣尚虛。則以苦而平之。王註云。此六氣方法。與前篇勝者。皆以所利所宜也。平者。補已弱之正氣也。

帝曰。其司天和勝何如。歧伯曰。風化于天。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甘苦。熱化于天。寒反勝之。治以甘溫。佐以苦酸。濕化于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佐以辛酸。火化于天。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燥化于天。熱反勝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寒化于天。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苦辛。

此言六氣司天反爲邪氣所勝者而有治之之法也。凡
巳亥之歲風化司天反爲金之清氣所勝則治以酸溫
佐以甘苦者與風司于地者同而彼則又以辛平之也
凡子午之歲熱化于天反爲水之寒氣所勝則治以甘
溫佐以苦酸辛與熱司于地者彼治以甘熱而此以甘
溫彼佐以苦辛而此以苦酸辛彼以鹹平之而此則不
用也凡丑未之歲則濕化于天反爲火之熱氣所勝當
治以苦寒佐以苦酸彼濕司于地者當治以苦冷佐以
鹹甘以苦平之與此大異也凡寅申之歲則火化于天
反爲水之寒氣所勝當治以甘熱佐以苦辛與火司于

地治以甘熱佐以苦辛者同而彼則有以鹹平之也。死
卯酉之歲則燥化于天。反為火之熱氣所勝。當治以辛
寒佐以苦甘與燥同于地。治以平寒佐以苦甘者小異。
而彼則有以酸平之以和為利也。亢辰戌之歲則寒化
于天。反為火之熱氣所勝。當治以鹹冷佐以苦辛與寒
同于地。治以鹹冷佐以甘辛者小異。而彼則又以苦平
之也。

帝曰。六氣相勝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憤憤欲
吐。胃脘如寒。大風數舉。倮蟲不滋。膀胱氣并化而為熱。小
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土支兩脇脹鳴。飧泄少腹痛。注下。

赤白甚則嘔吐。噤咽不通。少陰之勝。心下熱。舌飢。脅下
反痛。氣遊三焦。炎暑至。木迺津。草迺榮。嘔逆。腹滿痛。
溇泄。傳為赤沃。太陰之勝。人氣內鬱。瘡瘍于中。流散于外。
病在肱脇。甚則心痛。熱格。頭痛。喉痺。項強。獨勝則濕氣內
鬱。寒迫下焦。痛留頂互引。胃間胃滿。雨數至。燥化迺見。少
腹滿。腰脰重強。內不便。善注泄。足下溫。頭重。足脛附腫。飲
發于中。肘腫于上。少陽之勝。熱客于胃。煩心。心痛。目赤。欲
嘔。嘔酸。善饑。耳痛。溺赤。善驚。譫妄。暴熱消燔。草萎。水涸。介
蟲迺屈。少腹痛。下沃赤白。陽明之勝。清發于中。左肱脇痛。
溇泄。內為噎塞。外發癰疽。大涼肅殺。華英改容。毛蟲迺殒。

胸中不便。噎塞而欬。太陽之勝。凝栗且至。非時水冰。羽逆。後化痔。癰發寒厥。入胃。則內生心痛。陰中逆瘍。隱曲不利。互引陰股。筋肉拘苛。血脉凝泣。絡滿色變。或為血泄。皮膚蒼。否腫。腹滿。食減。熱反上行。頭項胸項。腦戶中痛。目如翳。寒入下焦。傳為濡瀉。帝曰。治之奈何。歧伯曰。厥陰之勝。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瀉之。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鹹。以甘瀉之。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以苦瀉之。少陽之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以甘瀉之。陽明之勝。治以酸溫。佐以辛甘。以苦泄之。太陽之勝。治以甘熱。佐以辛酸。以鹹瀉之。

此言六氣相勝各有天時民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凡巳亥之歲則厥陰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為耳鳴為頭眩為憤憤欲吐為胃脘間如有寒氣及大風數舉則保嬰不滋以木勝土也。其民病又為眩脇氣并化而為熱為小侯黃赤為胃脘當心而痛為上支兩脇亦痛為腸鳴為飧泄為少腹痛為注下赤白甚則為嘔吐為噎咽不通也。凡子午之歲則少陰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為心下熱為善饑為臍下反痛為氣遊三焦焦三及炎暑已至則木迺流津火迫草乃衰萎民病為嘔逆為燥煩為腹滿而痛為溇泄及傳為赤沃也。凡丑未之歲則太陰

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為火氣內鬱。其瘡瘍目。中而流
散于外。為病在肱脇。甚則為心痛。為熱格。為頭痛。為嘔
痺。為項強。惟土邪獨勝。則濕氣內鬱。為寒迫下焦。為痛
衝于頂。而互引于肩間。為胃滿。及雨數至之後。則燥化
廼見。民病又為少腹滿。為腰脰肉重。而強為內不便。為
善注泄。為足下溫。為頭重。為足脛胛腫。為飲發于中。為
肝腫連及于上也。凡寅申之歲。則少陽司天。而其所勝
之民病。為熱客于胃。為煩心。為心痛。為目赤。為欲嘔。嘔
酸。為善饑。為耳痛。為溺赤。為善驚。為譫妄。為熱消燦
及草萎水涸。介蟲乃屈。火勝金也。民病又為少腹滿。為

下沃赤白耳。凡卯酉之歲。則陽明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爲清冷。發于中。爲左肘痛。爲泄泄。爲內則噎塞。爲外發癰疽。及大涼肅殺。華英改容。則壬辰戌之歲。則也。民病又爲胸中不便。爲噎塞而欬耳。凡辰戌之歲。則太陽司天。而其所勝之天。時氣候凝栗。且至水冰。不以其時。羽物迺後。時而化。水勝火也。民病爲痔。爲癰。爲發寒厥。而入之于胃。則內生心痛。爲陰中迺瀉。而隱曲不利。爲互引陰股。爲筋肉拘苛。爲血脈凝澁。爲絡脈色變。爲血泄。爲皮膚否腫。爲腹滿。食減。爲熱反上行。頭項胸頂。腦戶中痛。爲目如眵。爲寒入下焦。傳爲濡瀉也。然所

以治之者。亦惟以六勝之至。皆先以不勝者寫之。而後
寫其來勝。故厥陰之勝。治以甘清。佐以苦辛。少陰之勝。
治以辛寒。佐以苦鹹。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少
陽之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陽明之勝。治以酸溫。佐以
辛甘。太陽之勝。治以甘熱。佐以辛酸。凡此皆以已所不
勝者寫之。如厥陰治以甘清。則金能勝木之類。庶勝氣
不盛故耳。又厥陰以酸寫之。少陰以甘寫之。太陰以苦
寫之。少陽以甘寫之。陽明以苦泄之。太陽以鹹寫之。凡
此皆所以後寫其來勝之本氣也。新校正云。詳此為治。皆先寫其不勝。而後
寫其來勝。獨太陽之勝。治以甘熱。為異。疑甘字古之誤也。皆云治以甘熱。則六勝之治。皆一貫也。

帝曰。六氣之復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厥陰之復。少腹
堅。將裏急暴痛。嘔末飛沙。保蟲不寧。厥心痛。下發嘔吐。飲食
不入。入而復出。筋骨掉眩。清厥甚則。但食痺而吐。衛
陽絕。死不治。少陰之復。燠熱內作。煩燥。乾噎。少腹絞痛。或
見燔灼。嗌燥。分注時止。氣動于左。上行于右。然皮膚痛。暴
痛。心痛。胃脘不知人。迺酒新惡寒。振慄。譫妄。寒已而熱。渴
而欲飲。少氣。骨疼。隔腸不便。外為浮腫。噦噫。赤氣後化。流
水不止。熱氣大行。介蟲不復。病痹。胗瘡。瘍癰疽。疥。甚則
入肺。然而鼻淵。天廡絕。死不治。太陰之復。濕變迺壅。體重
中滿。食飲不化。陰氣上厥。胸中不便。飲發于中。欬喘有聲。

大雨時行。鱗見于陸。頭項痛重而掉。瘧尤甚。嘔而密默。唾
吐清液。甚則入腎。竅無無度。太谿絕。死不治。少陽之復。入
熱。將至。枯燥。煩。黃。介。蟲。廼。耗。瘵。欬。衄。心。熱。煩。躁。便。數。悞。
風厥氣上行。面如浮蠱。目廼。瞶。瘵。火氣內發。上爲口糜。嘔
逆。血。溢。血。泄。發而爲瘡。惡寒鼓慄。寒極反熱。瘵。絡。焦。槁。渴
引水漿。色。變。黃。赤。少氣。脉。萎。化而爲水。傳爲臍腫。甚則入
肺。欬而血泄。尺澤絕。死不治。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森木蒼
乾。毛。蟲。廼。厲。病生。肚。脇。氣。歸。于。左。善。太。息。甚。則。心。痛。否。滿
腹。脹。而。泄。嘔。苦。欬。噦。煩。心。病。在。兩。中。頭。痛。甚。則。八。肝。驚。駭。
筋。攣。太。衝。絕。死。不。治。太。陽。之。復。厥。氣。上。行。水。凝。雨。冰。羽。蟲。

逆氣。心胃生寒。胸中不利。心痛。舌滿。頭痛。善悲。時眩。伏食。
臧。腰膝。反痛。屈伸不便。地裂水堅。陽亢不治。少腹控舉。引
腰脊。上衝心。唾出清水。及爲噦噎。甚則入心。善忘。善悲。神
門絕。死不治。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復。治以酸。
寒。佐以甘辛。以酸寫之。以甘緩之。少陰之復。治以鹹寒。佐
以苦辛。以甘寫之。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太陰之
復。治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寫之。燥之泄之。少陽之復。治
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鹹熯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發不達
熱。無犯溫涼。少陰同法。陽明之復。治以辛溫。佐以苦甘。以
苦泄之。以苦下之。以酸補之。太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

辛以苦堅之。

此言六氣相復各有天時民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復者王冰以爲凡先有勝後必有復。正合後第四節有勝新校正以爲六氣分正化對化厥陰正司于亥對化于巳少陰正司于午對化于子太陰正司于未對化于丑少陽正司于寅對化于申陽明正司于酉對化于卯太陽正司于戌對化于辰正司化令之實對司化令之虛對化勝而有復正化勝而不復指王註爲未然愚以第七節復已而勝不復則害觀之凡有所勝者必有復也厥陰之復民病爲少腹堅滿爲裏急暴痛時則偃木飛

少保強不榮以風氣感而本傷主也。民病又為厥心痛。
為汗為嘔吐。飲食不入而復出。為筋胃脾眩。為清。
厥甚則邪氣入脾。食痺而吐。衝陽者足陽明胃經之穴。
在足拇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少陰之復。火盛而燠。
熱內作。為煩躁。為訕。為噎。為少腹絞痛。乃火盛極而成。
燔。燔為嗌燥。為大小分注而時止。為火熱之氣。自小腹。
從臍下之左。入大腹上行。至左脇上行于右。而入肺。以。
成欬。及皮膚痛也。為暴瘡。為心痛。為齧。胃不知人。遂迺。
洒淅惡寒振慄。為譫妄。為寒已而熱。為渴而欲飲。為少。
氣。為骨疼。為隔腸不便。為外成。浮腫。為噦。為噫。及赤氣。

後化流水不冰而熱氣大行則介蟲不復火乘金也民
病爲癰疹爲瘡瘍爲癰疽爲痔甚則入肺爲欬爲
鼻淵也天府者手太陰肺經之穴視若此脉氣絕則死
不治矣太陰之後濕變通舉民病爲體重爲中滿爲食
飲不化爲陰氣上厥爲胸中不便爲飲熱于中爲欬喘
有聲及大雨時行則鱗見于陸爲頭頂痛重而掉癰尤
其爲嘔而密默靜不敢言爲嘔吐清液甚則邪氣入于
腎竅其爲無度也太谿者足少陰腎經之穴視若此脉
氣絕則死不治矣少陽之後大熱將至枯燥煩熱介蟲
不復火乘金也民病爲驚癇爲欬爲心熱爲煩燥

爲便數。爲憎風。爲厥氣上行。爲面如浮埃。爲目睵眴。爲
火氣內發。則上爲口糜。爲嘔逆。爲血溢。爲血泄。爲發而
爲瘡。惡寒鼓慄。寒極反熱。爲盛絡焦槁。渴引水漿。爲色
變黃赤。爲少氣。爲脉痿。爲氣蒸熱化。則爲水病。傳爲肘
腫。其則邪氣入肺。爲欬而血泄也。尺澤者。手太陰肺經
之穴。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森
木蒼乾。毛蟲迺厲。金勝水也。其民病爲病生。肱脇氣歸
于左。爲善太息。甚則爲心痛。爲否滿。腹脹而泄。爲嘔苦
爲欬。爲噦。爲煩心。爲病在胃中。爲頭痛。甚則入肝。爲驚
駭。爲筋攣也。太衝者。足厥陰肝經之穴。若此脉氣絕。則

死不治矣。太陽之復。則寒氣上行。水凝雨水。羽蟲廼死。水勝火也。民病為心胃生寒。為胸中不利。為心痛。為石瀆。為頭痛。為善悲。為不時眩仆。為食減。為腰膝反痛。屈伸不便。及地裂水堅。則陽光不治。民病為少腹控其臍。左引腰脊。以上衝心。為唾出清水。及為噦噫。甚則入心。為善忘。為善悲。神門者。手少陰心經之穴。境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然所以治之者。厥陰之復。治以酸。其佐以甘辛。內用酸者。所以寫之也。用甘者。所以緩之也。少陰之復。治以鹹寒。佐以苦辛。以甘寫之。以酸收之。內用辛苦者。所以發之也。用鹹者。所以裏之也。太陰之復。治

以苦者所以發其汗也。然其發未者必其體熱若已溫
陽之後治以鹹。治以苦辛以鹹與之以收之其用
辛苦者所以發其汗也。然其發未者必其體熱若已溫
亦則無所化。蓋溫涼不必汗也。且數奪其汗則津液竭
涸。故以酸收鹹與也。彼少陰為君火而此少陽為相火
其治法大畧同耳。陽明之後治以辛溫佐以甘甘以苦
泄之內用苦者所以下之也。又用酸者所以補之也。太
陽之後治以鹹執佐以甘辛。又用苦者所以堅之也。
治諸勝侮寒者執之執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散者
以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與之脆者堅之

於者肺之強者爲之各安其氣必清必靜則病氣衰去。歸其所宗此治之大體也。

此總結言治勝復之大體也。凡治諸勝復太陽氣寒則寒者執之少陰少陽氣熱則熱者寒之厥陰氣溫則溫者清之陽明氣清則清者溫之太陰氣濕則濕者燥之其正氣散者收之其邪氣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與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強者與之凡此皆所以各安其氣也。又必清靜善養則病氣衰去而各歸其宗矣此乃治勝復之大體也。

帝曰善氣之上下何謂也岐伯曰身半以上其氣三矣天

之分也。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其氣三矣。地之分也。地氣主之。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而言其病半。所謂天氣也。故上勝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下勝而上俱病者。以天氣之。所謂勝至。報氣屈伏而未發也。復至。則不以天地異名。皆如復氣為法也。

此言人氣之上下。合于司天在泉之分。而上下為病者。其治法復與勝同也。帝疑六氣之在人身。分為上下。伯言身半以上為天。其氣有三。少陰君火。應心與小腸。陽明燥金。應肺與大腸。少陽相火。應三焦與心包絡。乃天之分也。主天之氣主之。身半以下為地。其氣亦有三大。

陰濕土應脾與胃厥陰風木應肝與膽太陽寒水應腎
與膀胱乃地之分也。主地之氣主之。以少陰陽明等名
而命其氣以氣而命其心與小腸肺與大腸等處此名
經之病可以指而言之。夫所謂半者。即天樞穴以爲界
也。六微旨大論云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主之。人樞是陽明胃經穴在臍旁二寸。故上部勝而臍之下有病者。即以地分名之下部
勝而臍之上有病者。即以天分名之。此上勝則下復。下
勝則上復。亦猶之天地也。治法何如。所謂勝至之時。特
報氣虛也。而未發耳。至不報復一至。則不分在天在地
之異名。而其治勝之法。一如治復之法。故上文曰。凡治

諸勝復者。寒者熱之。熱者溫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一十二句。乃治法之大體也。

帝曰。勝復之動。時有常乎。氣有必乎。岐伯曰。時有常位。而氣無必也。帝曰。願聞其道也。岐伯曰。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

此言勝復之時有常位。而其氣之有無不可必也。蓋自初氣以至三氣。司天之氣主之太過。則勝其所勝。不及則不勝來勝。此勝之常也。自四氣以至終氣。在泉之氣主之。則子爲母復之。復之常也。此其時之有常位也。但

有勝則復無勝則不復此又氣不可必者如此

帝曰善復已而勝何如岐伯曰勝至則復無常數也衰過止耳復已而勝不復則害此傷生也

此言勝之不可以無復復之不可以無勝皆自其氣衰而止也帝承上文而言有勝則復無勝則不復但復之既已而彼之勝氣又當何如也伯言始而勝至則復其勝甚則復甚勝微則復微無常數也至于其勝氣之衰乃止耳然復已而勝者則勝氣又必復之若不復之則天時循環之氣雖有必然而人身臟腑之氣不能相繼此其傷生必矣

復氣全者六天之地之氣亦行勝復故經曰物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

氣盡終氣復之常也。蓋勝至則復已而勝故無常氣乃止復而不勝則是生氣乃絕故曰傷生也。

帝曰：復而反病何也？岐伯曰：居非其位，不相得也。大復其勝，則主勝之，故反病也。所謂火燥熱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夫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暴者奪之，皆隨勝氣，安其屈伏，無問其數，以平為期，此其道也。

此言復之所以反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帝問勝者復之，則必能勝之矣。然復之而反有所病者，何也？伯言復氣之所居者，已非其位，則彼此之氣不相得，而又大復其勝，則主氣反來勝之，所以復氣之反病也。即如少陰為

君火陽明爲燥金。少陽爲暑熱。今少陰少陽在泉。則火居水位。陽明司天。則金居火位。故火復其勝。則水主勝之。金復其勝。則火主勝之。此正居非其位。氣不相得。而大復其勝。則主反勝之。謂惟火燥熱之三氣乃盛也。故治之者。方其氣之勝也。勝微則隨其氣而調之。勝甚則即所畏以制之。及其氣之復也。復氣之和者。則平調之。復氣之暴者。則即其盛而奪之。皆隨勝復之勝氣。以使之屈伏。不必問其數之多寡。而惟至于病氣之平焉。斯已矣。

帝曰。善。客主之勝復奈何。岐伯曰。客主之氣。勝而無復也。

帝曰其逆從何如。歧伯曰主勝逆客勝從。天之道也。帝曰其生病何如。歧伯曰厥陰司天客勝則耳鳴掉眩甚則欬。主勝則胸脇痛舌難以言。少陰司天客勝則熱嚏頭項痛。肩背脊熱頭痛。少氣發熱耳聾目瞑甚則附腫血溢瘡瘍。欬喘主勝則心熱煩躁甚則脇痛支滿。太陰司天客勝則首面附腫呼吸氣喘主勝則胸腹滿食已而禱。少陽司天客勝則耳聾目眩甚則耳鳴。及為耳癰瘡瘍。嘔逆喉痺頭痛。眩暈耳聾。血溢內為熱瘕。主勝則胸滿欬仰息甚而有血。手熱陽明司天清復內餘則欬衄。嗌塞心胃中熱欬不止而白血。出者死。太陽司天客勝則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則欬。主

勝則喉嗌中咽厥陰在泉客勝則大關節不利內為癰強拘瘰外為不便主勝則筋骨繇屈同份腰腹時痛少陰在泉客勝則腰痛尻股膝髀腠胝是病疥熱以酸胗腫不能久立溲便變主勝則厥氣上行心痛發熱兩中衆痺皆發發于肱脇魄汗不藏四逆而起太陰在泉客勝則足痿下重便溲不時濕客下焦發而濡瀉及為腫隱曲之疾主勝則寒氣逆滯食飲不下甚則為疝少陽在泉客勝則腰膝痛而反惡寒甚則下白溺白主勝則熱反上行而客于心心痛發熱格中而嘔少陰同候陽明在泉客勝則清氣下少腹堅滿而數便焉主勝則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為鶩

清寒厥于腸。上衝胸中。其則喘不能久。立太陽在泉。寒復內餘。則腰尻痛。屈伸不利。股脛是膝中痛。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折之。不足者補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適其寒溫。同者逆之。異者從之。帝曰。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余已知之矣。其于正味何如。岐伯曰。木位之主。其瀉以酸。其補以辛。火位之主。其瀉以甘。其補以鹹。土位之主。其瀉以苦。其補以甘。金位之主。其瀉以辛。其補以酸。水位之主。其瀉以鹹。其補以苦。厥陰之客。以辛補之。以酸瀉之。以甘緩之。少陰之客。以鹹補之。以甘瀉之。以鹹收之。

太陰之客。以甘補之。以苦瀉之。以甘緩之。少陽之客。以鹹補之。以甘瀉之。以鹹與之。陽明之客。以酸補之。以辛瀉之。以苦泄之。太陽之客。以苦補之。以鹹瀉之。以苦堅之。以辛潤之。開發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此言客主之氣。有勝無復。其民病則異。其治法則統其正味。則各有所主也。蓋司天在泉。有勝則有復。至于客主之氣。則有勝而無復。但客承天命。而主為之下。如主不能奉天之命。而反勝客氣。則為逆。祇奉天命。而客氣勝主。則為從。此乃天之道也。試言己亥之歲。厥陰司天。初氣本厥陰風木為主。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二氣本

少陰君火為主。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陽相火為主。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為耳明。為視眩。甚則為欬。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為胃脘痛。為舌難。以言者。乃病之大畧也。大畧在勝為病。是六元正紀大論子午之歲。少陰司天。初氣本厥陰風木為主。而太陽濕土客氣加之。二氣本少陰君火為主。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陽相火為主。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為熱。為嘔。為頸項強。為肩背臂熱。為頭痛。為少氣。為發熱。為耳聾。為目瞑。甚則為肝腫。為血溢。為癰瘍。為欬。為喘。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為心熱。為煩躁。甚

則為胸痛。為支滿也。五未之歲。太陰司天。初氣本厥陰風木為主。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二氣本少陰君火為主。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陽相火為主。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為首面腫。為呼吸氣喘。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為胸腹滿。食已而稍也。寅申之歲。少陽司天。初氣本厥陰風木為主。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二氣本少陰君火為主。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陽相火為主。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為丹胗外發。及為丹燦。為癰瘍。為嘔逆。為喉痺。為頭痛。為噤腫。為耳聾。為血溢。內為泄瀉。如

主各勝客氣則為胸滿為欬而仰息甚而為有血為
手熱也卯酉之歲陽明司天金居火位無客勝之理而
陽明為不及之歲火來勝之至在泉之時金之子為母
復讐則水復即金復也故謂之曰清復其清復內肺肺
尚受傷民病為欬為衄為嗌塞為心兩中熱為欬不止
而白血出者當死蓋血出似涕其色雖白實謂之血靈
樞營衛生會篇謂營氣化血夫營氣者陰氣也陰氣既
衰不能化血而僅有白血此世人之所不知者也但病
至于此深可慨夫辰戌之歲大陰司天初氣本厥陰風
火為主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二氣本少陰君火為主

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陽相火為主。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為胸中不利。為出清涕。感寒則欬。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為喉嗌中鳴也。而申之歲厥陰在泉。四氣本太陰濕土為主。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五氣本陽明燥金為主。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終氣本太陽寒水為主。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為大關節不利。為內則痙強拘攣。為外則大小不便。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為筋骨繇痹。骨繇即骨搖見素問腰腹時痛。卯酉之歲少陰在泉。四氣本太陰濕土為主。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五氣本陽明燥金為主。

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終氣本太陽寒水為主。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為腰痛。及尻股膝解。膈肝足病。脅熱以酸。且肝腫不能久立。為泄瀉。及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為厥氣上行。為心痛。為發熱。為中。為衆痺。皆作。衆痺見靈樞經。痺見靈樞經。逆見靈樞經。發于臍脇。為魄汗不藏。無汗見靈樞經。氣逆為四支厥逆而起也。辰戌之歲。太陰在泉。則氣本太陰濕土為主。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五氣以陽明燥金為主。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終氣本太陽寒水為主。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為足痿。為下赤。為便溲不時。為濕客下焦。發為濡瀉。及為腫。下。隱。

物之處也。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為寒氣逆滿為飲食不
下甚則為疝也。巳亥之歲少陽在泉四氣本太陰濕土
為主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五氣本陽明燥金為主而
太陰濕土客氣加之。終氣本太陽寒水為主而少陽相
火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為腰腹痛而反惡寒
甚則為大便下白而溺亦下白。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為
熱及上行而客于心為心痛為發熱為格中而逆氣此
乃為相火而少陰則為君火故與少陰之在泉者同熱
也。子午之歲陽明在泉四氣本太陰濕土為主而太陽
寒水客氣加之。五氣本陽明燥金為主而厥陰風木客

氣加之。終氣本太陽寒水為主。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
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為清氣動下。少腹堅滿。而數便溼。
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為腰重。為腹痛。為少腹生寒。為下
為驚。溼為寒氣厥逆于腸。上衝胸中。甚則為喘。不能久
立也。丑未之歲。太陽在泉。然太陽以水居水位。不必言
客主之勝。其寒氣復勝之餘。則為腰尻痛。屈伸不利。為
股脛足膝中痛也。然所以治之者。大約病在高者。則抑
而下之。病在下者。則舉而升之。李東垣云。高者抑之。非
下而失之太高。故抑之。而使下。若本高何抑之。有下者
舉之。非下者。因當舉之也。以其本高而失之太下。故舉
而沒之。高若本病。為邪氣有餘。則折之。病為正氣不足
下何舉之有。

則補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使主客各安。而寒溫相
適。寒熱溫清與民病之氣相同者。則逆而正治之。不相
得而異者。則異者從治之。此其治主客之大體也。帝言
此義固已知之。然主客之位。其正味各有所主。伯言木
位之主氣。春分前六十一日。爲初之氣。其寫以酸。其補
以辛。天位之主氣。則君火之位。春分後六十一日。爲二
之氣。相火之位。夏至前後各三十日。爲三之氣。其寫以
甘。其補以鹹。土位之主氣。秋分前六十一日。爲四之氣。
其寫以苦。其補以甘。金位之主氣。秋分後六十一日。爲
五之氣。其寫以辛。其補以酸。水位之主氣。冬至前後各

三十日爲終之氣其寫以鹹其補以苦厥陰之客氣以辛補之以酸寫之以甘緩之蓋其辛補酸寫者與主氣同而又必以甘緩之也少陰之客氣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收之蓋其甘寫鹹補與主氣同而補之者正所以收之也太陰之客氣以甘補之以苦寫之以甘緩之蓋其補甘寫苦者與主氣同而補之者正所以緩之也少陽之客氣以鹹補之以甘寫之與主氣同而補之者正所以與之也陽明之客氣以酸補之以辛寫之以苦泄之蓋其酸補辛寫者與主氣同而又必以苦泄之也太陽之客氣以苦補之以鹹寫之蓋其補苦鹹寫者與

四

愚按前氣交變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論平氣太過不及
 及平氣相勝相復未有淫勝反勝之說然六元正紀大論
 中第五十三節有六變之紀氣變之常則天地之氣盈
 露下此又下五十五節有天地之氣盈虛何如內云上
 勝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勝多少而左其
 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則位易氣交易則大變立而
 病作矣此雖不明言淫勝反勝而義已大露至此篇有
 淫勝反勝則天地之變氣於此明矣也有勝無復觀前
 上淫于下所勝平之四句已後即改平氣為問並無所
 復為問則淫勝反勝止太過不及年有之實天地之大
 變也天地之氣內淫而病一節雖無安字下節問天氣
 之變何如即知淫勝為變也其下六節有察陰陽所在
 而調之一節特承上文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一句為
 問其天地之氣內淫而病何如二節乃緊承上淫于下
 所勝平之四句而問也邪氣反勝亦有勝無復故天地
 之氣內淫而病已下四節並無以復為對至六氣相勝

則有勝有復。胡下節即以六氣之復為對。如本年太過而勝土不及而為金所勝。本年太過而為火所復。東垣謂之正勝正復也。須知淫勝反勝者不必循四時之序。故有勝無復太過不及年有復者循四時之序。子為毋復也。然東垣以正勝正復易相勝者亦殊不必。按六元正紀大論六十年主崇之紀大過年有正化則邪化無邪化並無勝復字面。須知有勝復亦有勝復為邪化無勝復為正化。又須知太過年雖有勝復亦不可有勝無復。按五常政大論第四節論運氣太過末云不恒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恒其理則所勝同化。故知太過年亦有勝無復也。故曰正化不及年必有勝復。故曰邪化東垣謂之正勝正復。非經旨也。然不及年亦有勝復。按氣交變大論第四節有春有木不及春有鳴條律轉之化。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春有慘悽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燎之復。須知不及年亦可以無勝復也。若此者天地之變世人難據。須知時達盛世而君相之德應之則天地照常而正時達亂世而君相之過應之則天地變常而邪觀氣交變大論第一節言星變悉由人君之德過可知也。又如鳳凰麒麟不常有也。世治則見。世亂則不

有常度也。德盛則免可知已。至於主客之勝亦有勝無
後客勝則順上勝則逆亦由一時之感應宜後世見
常變不一遂乃妄非聖經繆矣。余初釋前後論論
類或從王氏或從新枝正天元紀大論論法之
氣類註入之似俱未
合今增補註君子正之。

厥陰司天

淫所勝

平

風

淫于內

治

以辛涼佐以苦甘甘緩

辛散

在泉

在泉

反勝

司天反勝

相勝

在泉

清反勝之

治以酸溫

佐以苦甘

辛平

相復

在泉反勝

客勝

相勝

治以

甘清

佐以

苦辛

酸寫

甘緩

主勝

相復

藥味

主

酸寫

辛補

總論

客

辛補

酸寫

甘緩

少陰

司天

熱 淫所勝

平以鹹寒

佐以

苦甘

酸收

苦發

浮勝

在泉

淫于內

反勝

司天

寒反勝之

治以

甘溫

佐以

苦酸辛

相勝

在泉

寒反勝之

治以

甘熱

佐以

苦辛

鹹平

相復

相勝

辛寒

佐以

苦鹹

甘溫

主勝

相復

鹹寒

佐以

苦辛

甘溫

酸收苦發鹹寒

藥味

主

甘寫

鹹補

少陽同

總圖

客

鹹補

甘寫

鹹收

太陰

司天

濕 所勝

治

酸辛

濕

以苦熱

佐以

苦燥

淡泄

淫勝

在泉

淫于內平

酸淡

反勝

司天反勝

苦寒

苦酸

相勝

在泉反勝

熱反勝之

治以

苦冷

佐以

鹹甘

苦平

相復

在泉反勝

客勝

相勝

鹹熱

辛甘

苦瀉

主勝

相後

治以

苦熱

佐以

酸辛

苦瀉

燥之泄之

藥味

主

苦瀉

甘補

總圖

客

甘補

苦瀉

素問

少陽司天
火
淫所勝
平以酸冷
佐以苦甘
酸收苦發酸復

淫勝
在泉
治以鹹冷
佐以苦辛

反勝
司天
寒反勝之
治以甘熱
佐以苦辛
鹹平之

相勝
在泉
治以甘熱
佐以苦辛

相復
在泉
治以鹹冷
佐以苦辛
鹹平之

客勝
相復
治以鹹冷
佐以苦辛
鹹平之

主勝
相復
治以鹹冷
佐以苦辛
鹹平之

藥味
主
甘馬
鹹補
少陰同

總圖
客
鹹補
甘馬

陽明

司天

淫所勝

平

酸辛

淫勝

在泉

燥

淫于內

治

以苦溫

佐以

甘辛

以苦下之

反勝

司天反勝

熱反勝之

治以

辛寒

佐以苦甘

相勝

在泉反勝

平寒

酸平

相復

相勝

治以

酸溫

佐以

辛甘

苦泄

客勝

主勝

相復

辛溫

苦甘

苦泄

苦下

藥味

主

辛瀉

酸補

總圖

客

酸補

辛瀉

太陽

司天

淫所勝平

辛熱

苦甘

淫勝

在泉

治以

甘熱

佐以

苦辛酸寫辛潤苦堅

反勝

司天

苦辛

相勝

在泉

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

甘辛

苦平之

相勝

反勝

甘熱

辛酸

鹹寫

客勝

相勝

治以

佐以

甘辛

苦堅

主勝

相復

鹹熱

甘辛

苦堅

藥味

主

鹹寫

苦補

總圖

客

苦補

鹹寫

苦堅

辛潤

右按湯液本草李東垣亦有個但無反陽用藥諸味則不備致失岐伯全旨故余特闡之右者如此

帝曰善。願聞陰陽之三也。何謂歧伯曰。氣有多少異用也。帝曰。陽明何謂也。歧伯曰。兩陽合明也。帝曰。厥陰何也。歧伯曰。兩陰交盡也。

此明三陰三陽及陽明厥陰之義也。帝承上文而問陰陽止二。今曰少陽太陽陽明少陰太陰厥陰而皆列之爲三者何也。伯言太陰爲正陰而次少爲少陰又次爲厥陰太陽爲正陽而次少爲少陽又次爲陽明以其氣有多少異用故各有三者之分耳。天元紀大論云何謂陰陽之氣各有多少然少太之義易知而陽明厥陰之故曰三陰三陽也

疑木釋伯言足之十二經合于十二月故寅者正月之
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六月建未則爲右足之少陽。皆
兩足第四指脉氣所行也。二月建卯主左足之太陽。五
月建午則爲右足之太陽。皆足小指外側已上脉氣所
行也。三月建辰主左足之陽明。四月建巳則爲右足之
陽明。皆兩足次指已上脉氣所行也。然正二五六月爲
少陽太陽。而三四爲辰巳月居于其中。則彼兩陽合明
于其前。故曰陽明也。七月建申主陰之生。主右足之少
陰。而十二月建丑則爲左足之少陰。皆兩足心以上脉
氣所行也。八月建酉主右足之太陰。而十一月建子則

左足之太陰皆兩足太指內側已上脉氣所行也九月建戌土右足之厥陰而十月建亥則爲左足之厥陰皆兩足大指外側已上脉氣所行也然七八十一十二月爲少陰太陰而九十爲戌亥月則爲兩足之陰已盡

故曰厥陰也厥者盡也

大說凡靈樞陰陽篇日月篇

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願聞其約
秦何歧伯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至所爲故也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三臣六奇之制也君四臣八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補上治上制

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適其至所。此之謂也。病所遠而中道氣味之者。食而過之。無越其制度也。是故平氣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

此言約方之法。不越奇偶。而必當曲盡其制也。帝承上文而問陰陽之氣有多有少。故民病有盛有衰。而治之者有緩有急。其方宜有大有小也。約方之法奈何。蓋標
篇云大約方者。猶約衆也。衆謂而弗。伯言陰陽之氣。歲
終與幅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

司天在泉則有高有下也。民病有藏府在上爲近藏
府在下爲遠其證候有中有外治法有輕有重。但使藥
力適其所至之所。以復其舊耳。故制方之大要。不過奇
偶二法而已。蓋主病之爲君。佐君之爲臣。君用其一。而
臣佐以二。君用其二。而臣佐以三。是數在三五皆奇之
制也。君用其三。而臣佐以四。君用其四。而臣佐以六。是
數在六八皆偶之制也。按此必正文君三臣六之三。字
當有奇之制也。君三臣八。字。故病在上者謂之近。近則不必數之多。
宜以奇方用之。然欲以取汗。則不以奇而以偶。蓋非偶
不足以發散也。觀此。則近者奇之爲不足而補。而汗者

不以奇爲有邪而治之也。病在下者謂之遠。遠則不可數之。少宜以偶方用之。然欲以下利則不以偶而以奇。蓋非奇不足以專達也。觀此則遠者偶之爲不足而補而下者不以偶爲有邪而治之也。但補上治上其制用緩。非緩則及于下矣。故緩則用其氣味之薄者。使適其所至之所。以復其故耳。補下治下其制用急。非急則滯于上矣。故急則用其氣味之厚者。使適其所至之所以復其舊耳。彼病所遠而藥食氣味止于中道則累及其。中。卽如腎之藥食入心則逆反爲腎藥所凌也。當食之而過此中道無越制度自然能至遠所矣。是故平氣之

道凡在上而迎者。或奇以補之。或偶以汗之。惟其近則
制宜。小小則數宜多。多則可以味至千九也。凡在下而
遠者。或偶以補之。或奇以下之。惟其遠則制宜。大大則
數宜少。少則可以味止于二也。此則病有遠近。故不分
奇偶。而大約小以治上。大以治下。如此。若奇偶之制。則
奇之數少。而大偶之數多。而小者。又其大體然也。然與
其大也。寧小。與其重也。寧輕。與其毒也。寧善。其始也用
奇。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之重方也。後世謂即後之所
謂逆者。正治也。其既也用偶。偶之不去。則反其佐以取
之。所謂反其佐以取之者。即藥之寒熱溫涼。反有同于

病之寒熱溫涼乃因其性而利導之。即後之所謂從者及治也。此又奇偶先後之用。曲盡其妙者如此。

李東垣七方圖

大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腎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少則二之。腎肝位遠服湯散不

頃而**小**君一臣二制之小也。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心肺位近服湯散不

不厥類**緩**治上以緩緩則氣味**急**治下以急急則氣味厚治客以**臣**君一臣二奇之制也。湯散奇

急則治其標**臣**臣三奇之制也。湯散奇**臣**臣四偶之制也。陰散偶**覆**奇之不去則偶

六偶之制也。陰散偶**覆**奇之不去則偶

帝曰。善。病生于本。余知之矣。生于標者。治之奈何。岐伯曰。

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

此言治標之病。其方即治本者而推之也。按標本之義。至廣至詳。有天地運氣之標本。有人身藏府之標本。有病體之標本。有治法之標本。天元紀大論曰。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蓋言子丑卯辰巳申之歲。爲對化。對司化。今之虛。謂之曰標。午未酉戌亥寅之歲。爲正化。正司化。今之實。謂之曰終。又曰。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

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蓋言三陰三陽爲標。寒暑燥濕風火爲本也。又六微旨大論曰。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蓋言三陰三陽爲治之氣。皆所謂六氣之

標也。少陽之上十八句。其火燥風寒熱濕爲治之氣。宜所謂六氣之本也。其中見之氣。乃六氣之中氣也。通前六氣之標言之。則本居上。標居下。中氣居本標之中。故曰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然中氣者。三陰三陽各猶夫婦之配合相守。而人之藏府經脉皆應之。故少陽本標之中見厥陰。厥陽本標之中見少陽。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膽與三焦爲少陽經。亦絡肝與心包之厥陰經。而肝與心包又絡膽與三焦而互交也。陽明本標之中見太陰。太陰本標之中見陽明。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胃與大腸爲陽明經。亦絡脾肺之太陰

經而脾肺又絡胃與大腸經而互交也。太陽本標之中見少陰。少陰本標之中見太陽。而互爲中氣相守。則八之膀胱小腸爲太陽經。亦絡腎與心之少陰經。而腎與心又絡小腸膀胱而互交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者。謂太陽少陰二氣也。太陽之上寒氣治之。是標陽本寒。不同其氣應。則太陽所至爲寒。生中爲溫。而寒溫異象也。少陰之上熱氣治之。是標陰本熱。不同其氣應。則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而熱寒異象也。此乃天地運氣之標本也。又標本病傳論及靈樞病本篇。皆以先病爲本。後病爲標。惟中滿小大便利二病。或爲本。或爲標。皆

不分標本。而先治其標。其餘百病皆先治其本也。此乃病體先後分標本也。又湯液醪醴論曰。病爲本。工爲標。此以病人醫人分標本也。此節所謂本者。蓋以風寒暑濕燥火爲本也。所謂標者。以三陰三陽爲標也。如天之本在風。標在厥陰。則人之病在肝。而厥陰之中見少陽。則又在于膽。天之本在火。標在少陽。則人之病在膽。而少陽之中見厥陰。則又在于肝。故病生于本似易知。而治標之方則難必。殊不知病自本始。則知標病之所由來也。治之者。亦即其本而推之。則得標之所以立其方矣。假如本在于風。則標之方亦在于風耳。大義又見下。

文之下節

帝曰善。六氣之勝。何以候之。岐伯曰。乘其至也。清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濕氣大來。土之勝也。寒水受邪。腎病生焉。風氣大來。木之勝也。土濕受邪。脾病生焉。所謂感邪而生病也。乘年之虛。則邪甚也。失時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重感于邪。則病危矣。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帝曰。其脉至何如。岐伯曰。厥陰之至。其脉弦。少陰之至。其脉鉤。太陰之至。其脉沉。少陽之至。其脉大。而浮。陽明之至。其脉短。而濇。太陽之至。其脉大。而

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危。

此言六氣之勝。氣有可候。而脉有可診也。清氣大來。可以候燥之勝。迺陽明燥金所司也。故金來勝木。則風木受邪。肝病乃生。熱氣大來。可以候火之勝。乃少陰少陽所司也。故火來勝金。則金燥受邪。肺病乃生。寒氣大來。可以候水之勝。乃太陽寒水所司也。故寒來勝火。則心病乃生。濕氣大來。可以候土之勝。乃太陰濕土所司也。故土來勝水。腎病乃生。風氣大來。可以候木之勝。乃厥陰風木所司也。故木來勝土。脾病乃生。正以歲木不足。

則外有清邪。歲火不足則外有寒邪。歲土不足則外有風邪。歲金不足則外有熱邪。歲水不足則外有濕邪。乃乘年之虛。斯邪之所以甚耳。且六氣有主氣。有客氣。主氣主乎四時。春溫夏熱秋涼冬寒者。其宜也。而客氣加之。或主勝。或客勝。則失時之和。亦邪之所以甚耳。八正神明論曰。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體居。故遇月之空。亦邪之所以甚耳。此則重感于邪。病之所由以危也。但有勝之氣。必有復之氣。其機又相因者耳。六氣之至。必有其脉。厥陰之至。其脉弦。更虛而滑。端直以

長也。少陰之至。其脉鉤。來盛去衰。如偃帶鉤也。太陰之至。其脉沉。沉則不浮也。少陽之至。大而浮。大則不小。浮則不沉也。陽明之至。短而濇。短則不長。濇則不利也。太陽之至。大而長。大則不小。長則不短也。如六脉之至而和平。則爲平脉。如六脉之至而甚。如太弦太鉤之類。六脉之至而反。如應弦反濇。應大反細。應沉反浮。應浮反沉。應濇反滑。應滑反濇。應長反短。應短反長之類。如氣候已至而脉氣不至。如氣候未至而脉氣先至。此皆不象于病也。上文感邪而生病。諸脉見矣。如脉宜見于寸。爲陽位。而反見于尺。脉宜見于尺。爲陰位。而反見于寸。

王蒙

按六微旨大論云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岐伯曰至而至者氣至而不至者氣未至而至而來氣有餘也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何如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帝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其應也氣其應也所謂肺應即此肺應也

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飭也。帝曰：至而未至者，主而何如？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帝曰：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其應也，氣至其應也，所謂肺應，即此肺應也。

帝曰六氣標本所從不同柰何岐伯曰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故從本者化生于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爲化也帝曰脉從而病反者其診何如岐伯曰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帝曰諸陰之反其脉何如岐伯

曰脉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是故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標者有生于中氣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逆正順也若順逆也故曰知標與本用之不失明知逆順正行無問此之謂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診足以亂經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爲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夫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本與標氣可令調明知勝復爲萬民式天之道畢矣此言六氣各有所從之標本而百病皆當知標本也從

者取也。六氣有從本而取之者，正以少陽之本火。太陰之本濕。本末同，故從本也。何也？以氣化從本而生也。有從本從標而取之者，正以少陰之本熱，其標陰。君火生者，一陰生之位。火本熱，而其氣當陰。于午。午生之初，故標本異。而君火屬少陰，太陽之本寒，其標陽。其氣當陽。生之初，故標本異。而寒水屬太陽。其氣當陽，生之初，故標本異。而寒水屬太，故從本從標也。何也？以氣化從本標而生也。有不從本標而從中氣以取之者，陽明之中太陰，厥陰之中少陽。本末與中不同，故不從標本從乎中也。何也？以氣化從中氣而

也。六經前大論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

明之上，少陰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

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

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

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凡之下其有病熱而脈數是標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虛與氣實其有病熱而脈數是標從也。若按之不鼓乃寒盛格陽所致。非熱也。凡諸陽脈之不鼓者可以類推其非陽病矣。病寒而脈沉是脈從也。若按之鼓甚而盛乃熱盛拒陰所致。非寒也。凡諸陰脈之太鼓者可以類推其非陰病矣。此脈之從而病之所以及也。是故百病之生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標者有生乎中氣者。氣虛與人身相損也。人之治病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無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之者即寒病治以熱熱病治以寒如上文及其佐以取之者是也。有從取而得者即寒病

治以熱。熱病治以寒。如上文奇之不去則偶之者是也。但逆取而得之者。人皆以為逆。而不知寒盛格陽。治宜以熱。熱盛格陰。治宜以寒。外雖若逆而中則甚順。正其所以為順也。若寒格陽而治以寒。熱格陰而治以熱。則外雖若順。中氣乃逆。此其所以為逆也。按標本之道要而博至末。與標

本病傳論中大同小異。

帝曰。勝復之變。早晏何如。岐伯曰。夫所勝者勝。至已病。病已盛。溫而復已萌也。夫所復者勝盡而起。得位而甚。勝有微甚。復有少多。勝和而和。勝虛而虛。天之常也。帝曰。勝復之作。動不當粒。或後時而至。其故何也。岐伯曰。夫氣之生

孰其化。衰盛異也。寒暑溫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故陽之動。始于溫。盛于暑。陰之動。始于清。盛于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故大要曰。彼春之緩。爲夏之暑。彼秋之急。爲冬之怒。詳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此之謂也。帝曰。差有數乎。岐伯曰。又凡三十度也。帝曰。其脉應皆何如。岐伯曰。差同正法。待時而去也。脉要曰。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濇。秋不數。是謂四塞。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濇甚曰病。數甚曰病。參見曰病。復見曰病。來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故曰。氣之相守司也。如權衡之不得相失也。夫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此之謂也。彼春之緩。四時見脉。

此言勝復之變其報以稱其動以漸其應以脉也夫所
勝者勝至已病正愠愠然而復氣已萌正以所復者勝
盡而起得復之位而甚視其勝之微甚而爲復之多少
彼勝和則復和設勝甚而虛則復亦甚而虛此乃天道
之常正勝復之不早不晏者也然有動不當位後時而
至者亦六氣之所生隨其化有盛衰之異耳故寒暑溫
涼者乃盛衰之用也何也春夏秋冬爲四正之氣而必
四維爲之始故陽之動必始于溫而盛于暑所謂彼春
之復爲夏之暑者是也陰之動必始于涼而盛于寒

所謂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者是也此春夏秋冬各差其

分

差乃不同之謂
非差誤之望

然必始于四維而後盛于四正故所

謂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則始終可口可見者是也彼其

數之差者大凡計三十度四十三刻有奇耳

六元正紀
大論云差

有數乎歧伯曰後者
五卜度而有奇也

然脉氣之應亦與差同法待後時

之至則前脉去故脉要有曰春脉宜弦然由冬脉之沉

者以馴至之故尚有沉意夏脉宜數然由春脉之弦者

以馴至之故尚有弦意秋脉宜濇然由夏脉之數者以

馴至之故尚有數意冬脉宜沉然由秋脉之濇者以馴

至之故尚有濇意若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濇春不數是

謂天地之氣四塞不通也。但春可帶沉而沉甚則爲病。夏可帶弦而弦甚則爲病。冬可帶濇而濇甚則爲病。秋可帶數而數甚則爲病。或諸脉參見或重複來見。或時未去而脉先去。或時已去而脉不去。皆不免于病。若夏見沉脉。秋見數脉。冬見緩脉。春見濇脉。則爲反者死矣。故曰氣之相守司也。自溫而暑。自涼而寒。如權衡然。人能順此陰陽之氣。養以清靜。則生化治。若躁動則苛疾起。凡以不能順時故也。平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帝曰。幽明何如。歧伯曰。兩陰交盡。故曰幽。兩陽合明。故曰明。幽明之紀。寒暑之異也。

次上節有四維二字遂問人法乃稱幽陽乃稱明其義何
足伯言西北爲幽是在左爲北而在右爲西兩陰之交
於此矣東南稱明是在左爲東而在右爲南是兩陽
于此乎合明也正幽明之所以相配而寒暑因之以異
其故王計後以爲厥陰陽明引靈樞陰陽繫日月篇論
其陰陽明者解之不知今篇第十二節既以陽明厥
陰爲問而此又何必重問大元紀大論有幽明既位寒
暑強張下文泛問分至則知此以東南而北爲幽明矣
帝曰分至何如歧伯曰氣至之謂至氣分之謂分至則氣
同分則氣異所謂天地之正紀也

此言時有分至之義乃天地之正紀也立春春分立夏
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此八節也然冬夏言至者以

去氣言之則五月半。司天之氣至其所在十一月半。在
泉之氣至其所在。以四時之令言之則陰陽至此爲極
至。故謂之曰至也。然自至于二至而至之前爲芒種小
滿立夏爲大雪小雪立冬。至之後爲小暑大暑爲小寒
大寒其寒熱之氣無其異也。故曰至則氣同。春秋二分
者以六氣言之則二月半初氣終而交二之氣八月半
四氣盡而交五之氣。若以四時之氣言之則陰陽寒暄
之氣至此而分其晝夜分爲五十刻則乃陰陽之中分
也。故曰分則氣異。此乃天地之正紀也。王註云言冬夏
主歲至其所在也。春秋二分是間氣初二四五各
分其政于主歲左右也。故曰至則氣同分則氣異。

帝曰。天子言春秋氣始于前。冬夏氣始于後。余已知之矣。然六氣往復。主歲不常也。其補寫奈何。歧伯曰。上下所主。隨其攸利。正其味。則其要也。左右同法。大要曰。少陽之主。先甘後鹹。陽明之主。先辛後酸。太陽之主。先鹹後苦。厥陰之主。先酸後辛。少陰之主。先甘後鹹。太陰之主。先苦後甘。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謂得氣。

此言六氣主歲。各有宜用之正味也。帝承上文而言。以分至明六氣分位。則初氣四氣始于立春。立秋前各一十五日爲紀法。三氣六氣始于立夏。立冬後各一十五日爲紀法。由是四氣前後之紀。正當二至日也。故曰。春

秋始于前冬亥始于後也。然以三百六十五日易一氣一歲已往。氣則改新所宜之味補寫不同。伯言司天主上半歲在泉主下半歲隨所宜用。其要以正味為主。司天之左右間與司天同在泉之左右間與在泉同。大要半歲所主其六味各有先後也。故曰少陽之主先甘後鹹等云也。

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經言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歎今要道必行。梓鼓相應。由拔刺雪汗。工巧神聖可得聞乎。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謂也。

帝曰。願聞病機何如。岐伯曰。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諸寒收引。皆屬于腎。諸氣臍鬱。皆屬于肺。諸濕腫滿。皆屬于脾。諸熱瘳瘵。皆屬于火。諸痛痒瘡。皆屬于心。諸厥固泄。皆屬于下。諸痿喘嘔。皆屬于上。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于火。諸漚項強。皆屬于濕。諸逆衝上。皆屬于火。諸脹腹大。皆屬于脾。諸躁狂越。皆屬于火。諸暴強直。皆屬于風。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于熱。諸病肘腫疼酸驚駭。皆屬于火。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于熱。諸病水液澄徹清冷。皆屬于寒。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于熱。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疎

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此之謂也。掉音掉聲疎當作疏

此言病機計有十九而有善治之法也。醫學綱目邵元

偉云病機一十九條實察病之要旨而有者求之無者

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一十六字乃答篇首盛者寫

之虛者補之之旨而總結一十九條之要旨也。河間原

病式但用病機十九條立言而遺此一十六字猶有丹

無操丹之工有兵無將兵之帥也。義見拔刺雪汗者靈

樞九鍼十二原篇曰五藏有疾譬猶刺也猶汗也刺雖

久猶可拔也汗雖久猶可雪也夫善鍼者取其疾也猶

拔刺也猶雪汗也工巧神聖者難經以望問切分神

聖工巧王註以鍼為二巧。藥為神聖。然要而論之。凡曰
去疾。其分量高下。當有四者之分。不必分鍼藥也。前曰
謹候氣宜。無失病機。而此曰。少察病機。無失氣宜。其理
通也。諸風痺眩。皆屬于肝。言在天為風。在地為木。而在
體為肝。故諸風證見。而為痺為眩。皆屬于肝也。蓋肝主
風木。故病如木之動。肝脉隨督脉會于顛。故頭旋眩而
運也。醫學綱目云。夫諸風病皆屬于肝也。風木盛則肝
運也。大過而病化風。如木太過。發生之紀。病掉眩之類。
俗謂之陽症。急驚等病。治以涼劑。是也。燥金盛則用為
和攻。而病亦化風。在陽明。司天。燥金下臨。病掉眩之類。
俗謂之陰症。慢驚等病。治以溫劑。是也。劉河間曰。掉
也。眩。皆謂之風。旋運。此風主動故也。所謂風氣甚而頭目眩
運。由風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復生火。風火皆
動。陽多為風。陰多為濕。陽主手動。所動相傳。則為之旋。轉故火

本動也。煩得風。則自然旋轉。如春分至。小滿為二之氣。乃君火之位。故有分之後。風火相持。則多起。強風俗謂之旋風。是也。四時皆有之。由五運六氣干變。萬化。衝蓋擊。得推之無窮。安得失時。而謂之無也。但有微甚而已。人或乘車躍馬。登舟。環舞。而眩運者。其動不正。如左右紆曲。故經曰。曲直動環。風之用也。諸寒收引。皆屬於腎。言腎故軍而嘔吐者。風熱甚故也。諸寒收引。皆屬於腎。言腎屬水。水主寒。故諸寒證見。而收斂引急。皆屬於腎也。諸病皆屬於腎。主以寒水。甚則腎太過。而病化寒。如太陽病。至為屈伸不利。之類。仲景用烏頭湯等劑。是也。濕土勝。則腎為邪攻。而病亦化寒。如濕氣變物。病諸氣。臍滿。筋脈不利。之類。東垣用復煎。健步等劑。是也。諸氣。臍滿。皆屬於肺。醫學綱目云。諸氣。臍滿。皆屬於肺也。燥金甚。端之類。東垣謂之寒喘。治以熱劑。是也。火熱勝。則肺為邪攻。而病亦化臍滿。如歲火太過。病欬喘之類。東垣謂之熱喘。治以寒劑。是也。河間曰。臍滿。請臍滿也。諸謂奔也。痿謂手足痿弱。無力。以運動也。大抵肺主氣。氣為

陽陽主輕清而升故肺居上部病則真氣瀉滿奔迫不能上飛至手不足痰弱不能收持由肺金本燥燥之為病血液寡少不能榮養百骸故也經曰指得血而能攝而草木華落病之諸濕腫滿皆屬于脾蓋脾屬土土能製水今脾氣虛弱不能制水水漬妄行而周身浮腫故凡諸濕腫滿皆屬脾土也醫學綱目云諸濕病皆屬于脾也此濕如濕勝則濡泄之類仲景用五苓等去濕是也風木勝則脾為邪攻而病亦化濕如煎水太過病資泄之類如錢氏用宣風等劑是也劉河諸熱腎癰皆屬于火間以寒溫氣之甚非由脾虛者偏諸熱腎癰皆屬于火蓋腎者神昏也癰者肉動也少陰少陽之火熱甚則為斯疾也諸痛痒瘡皆屬于心蓋心屬火故火甚則瘡痛火微則瘡痒皆屬之于心也醫學綱目云諸火熱病皆屬于心也久熱甚則心大

通而病化火熱如炭火太過諸證妄狂越之類俗謂之陽躁諸言等病治以攻劑是也寒水勝則心為邪攻而病亦化火熱如炭火太過病躁煩心諸妄諸厥固泄之類俗謂之陰躁諸言等病治以補劑是也諸厥固泄皆屬于下蓋腎肝司其下焦或氣逆而為厥或不泄而為固或不固而為泄皆屬之于下焦也諸痿喘嘔皆病于上蓋心肺司其上焦痿論謂五藏使人痿者因肺熱葉焦發為痿躄又發之為喘為嘔皆屬之于上焦也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于火蓋心藏神又主火凡諸有所禁不能運持而鼓動戰慄如喪失守神皆屬于火以火極則寒也劉河間曰禁俗作慄如喪神守者神能御形而反禁慄則如喪失守形體之神也諸瘕項強皆屬于濕蓋感風而體強曰瘕今諸瘕項強

而不和者乃濕極則反無風化也

按海篇瘧音敬釋云風強病也另瘧音穢

釋云惡也二字既異則二病不同今按本經諸証正文皆言為瘧系後世諸書所釋則誤用傷寒論之剛瘧柔瘧今按瘧振熱病篇有風諸逆衝上皆屬于火蓋火之症則分明自有瘧病也

為性炎于上也諸脹腹大皆屬于熱

劉河間曰熱勝于內則氣逆而為腫

陽熱氣甚則為脹脹火主長而高茂諸躁狂越皆屬于

形貌彰顯升明舒榮皆強之象也

火劉河間曰躁動煩熱而不寧火之能也然其于身則

支體燥擾復熱甚于內則神志躁動狂者狂亂而無止

定也越者手越禮法而失常也腎主志志故諸暴強直皆

耳心火旺則腎水衰乃失志而狂越也

屬于風蓋風性急卒暴強勁直而不和柔者皆屬于風

也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于熱凡病主有聲而鼓擊

之如有聲然此其內有火熱故病如是也諸病附腫疼

酸驚駭皆屬于火。凡諸病爲肝腫以熱勝于內而陽氣
鬱滯也。爲疼酸以火實制金不能平木則木旺而爲火
化故酸疼也。爲驚駭者驚悸也。此皆屬于火也。諸證反
戾水液渾濁皆屬于熱蓋諸轉反戾凡轉反戾之狀
如危脈之類非水火濕熱無以變其質其小便之水液
渾濁皆水得熱而渾濁故皆屬于熱也。諸病水液澄徹
清冷皆屬于寒蓋凡小便之水液澄徹清冷以內主寒
而不濁故皆屬于寒也。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于熱
凡人之爲病在上則諸嘔吐酸在下則暴注下迫此其
上易越而下易迫者皆屬于熱也。此病機者計十有九

太要謹守病機各司其屬其在太過所化之病為盛盛
者真氣也其在受邪所化之病為虛虛者假氣也故有
其病化者恐其氣之假故有者亦必求之無其病化者
恐其邪隱于中九寒勝化火燥勝化風及寒伏反躁熱
伏反厥之類故無者亦必求之其病之化似盛者恐其
盛之未的故盛者亦必資之其病之化似虛者恐其虛
之未真故虛者亦必資之皆用此一十六字為法庶幾
補寫不差也醫學綱目移邵元偉云天有五行即五位
喜怒憂思恐故五運之氣內應人之五臟諸風掉眩皆
屬于肝諸寒收引皆屬于腎諸濕腫滿皆屬于脾諸氣
喘滿皆屬于肺諸痛癢皆屬于心是也諸脈固滯皆
屬于下謂下焦腎所之疾也諸痿喘滿皆屬于上謂上

焦心肺之疾也。此皆五藏之疾病。機由于內動者也。天
之三陰三陽。化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內應人之六
府外引十二經絡。諸熱皆屬于火。手少陰心經也。諸
也。諸熱皆屬于火。手少陰心經也。諸熱皆屬于火。手少
衝上皆屬于火。手少陰心經也。諸熱皆屬于火。手少
足太陽膀胱經也。諸熱皆屬于火。手少陰心經也。諸
諸躁狂越皆屬于火。手少陰心經也。諸熱皆屬于火。手
風足厥陰肝經也。諸病皆屬于火。手少陰心經也。諸
陰肺經也。諸病皆屬于火。手少陰心經也。諸熱皆屬于
經也。諸病皆屬于火。手少陰心經也。諸熱皆屬于火。手
諸病水液凝滯。皆屬于火。手少陰心經也。諸熱皆屬于
酸暴注下迫。皆屬于火。手少陰心經也。諸熱皆屬于火。
之邪病機由于外入者也。劉河間以此著貴淺。然不分
所屬殊不深考。何也。按氏但糾其治法之偏。而未及乎
此故并為正之云爾。

帝曰。善。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為陽。酸苦
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六者或收或散。

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寒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
其平也

此言五味有陰陽之用皆所以平病之氣也味有辛甘
皆主于發散其汗而爲陽味有酸苦皆所以上主于涌
下主于泄而爲陰其鹹味亦所以上主于涌下主于泄
而爲陰其淡味則下注滲泄而爲陽此滲泄者主利小
便而上文涌泄之泄則利大便也凡此六者則酸以收
之辛以散之甘以緩之酸以急之苦以燥之辛以潤之
鹹以與之苦以堅之皆以所利而行調其病氣而使之
平耳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

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

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者是也。藏氣法時論

收甘緩苦堅。鹹與又云辛酸甘苦鹹各有其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更或堅。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

帝曰。非調氣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

其道。岐伯曰。有毒無毒。所治為主。適大小為制也。帝曰。請

言其制。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

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

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

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逸者

行之。驚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劫之。開之。發之。

適事爲故。帝曰。何謂逆從。歧伯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帝曰。反治何謂。歧伯曰。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因。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帝曰。善。氣調而得者。何如。歧伯曰。逆之從之。逆而從之。從而逆之。蹠氣令調。則其道也。寒入聲 蹠氣同

此言病有氣不調而得者。亦有氣調而得者。皆不外正治反治二法而已。承上文而言五味有陰陽之用。必調其氣而使之平矣。然有氣不調而病氣不平者。惟藥分有毒無毒。而以所治爲主。適其方之大小爲制耳。故君

用其一。而臣輔以二。或輔之以三。佐則有五。或臣輔以三。佐則有九。此其制有大小之分也。假寒則治之以熱。熱則治之以寒。此逆治也。必病微則逆治之。若甚則從治之。及堅者削之一十九法。治法詳備。備適其事。以復其故也。蓋病熱而治之以寒。病寒而治之以熱。此乃以逆治之也。逆者。乃正治之法也。以熱治寒而佐之以寒。以寒治熱而佐之以熱。此乃以順治之也。順者。乃反治之法也。特觀其病之輕重。以爲藥之多少耳。是以反治之法。其妙何如。熱以治寒而佐以寒藥。乃熱因寒用也。寒以治熱而佐以熱藥。乃寒因熱用也。五常政大論云。治熱以寒。溫而

行之治寒以熱法而行之亦熱因寒用寒因
熱用之義但彼以服藥言而此以用藥言耳又下氣虛
之中焦氣壅欲取滿則恐虛其下欲補下則滿甚于中
况少服則資壅多服則宣通遂乃峻補其下以疏啓其
中則中滿自除下虛自實乃塞因塞用也又大熱內結
成大寒疑內又利不止遂以熱下之及以寒下之乃通
因通用也此則病體何主必欲伏之如以熱治寒以寒
治熱之謂藥宜何用必當先之如因寒因熱因塞因通
之謂其所用之藥始與人同而內行四法終與人異凡
可以破積潰堅和氣已病者皆自此而得之矣然帝之
所問雖曰非調氣而得而用藥若此則正所以調氣而

平也

醫學綱目云非調氣而得者已下言內氣不調得病者之治法也

之邪但可于其氣之微者逆治之如氣甚而逆治之則

正邪指拒不能勝邪命持難全故但當從其寒熱之邪

于外伏其所主之氣于中然後正邪相入而邪就擒矣

東垣所謂蓋附寒飲承氣熱服及仲景于白通湯加葱

膠治少陰并黏于少相湯皆然也

妙治色目婦人惡寒之類是也

帝又以氣調而得病者

為問豈知法不外乎逆從二端而各法分用之外又或

相因而用則調氣之道盡矣奚必以他求哉

醫學綱目

得者以下言內氣本調因外邪得病者之治法也蓋內

氣調而得病故不分寒熱之微甚或從治之或從治之

格拒正固則邪自退矣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歧伯曰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

之內者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

其外從外之內而盛于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

此言治表裏之病有三法有本標有先後有分主也病有從內而之外則內爲本而外爲標有從外而之內則外爲本而內爲標皆止調其本而不必求之標也病有從內之外而外病盛有從外之內而內病盛皆當先治其病之爲本而後調其標之病盛也然有病在內而不及之外病在外而不及之內則各自爲病中外不相及或以治內或以治外皆治其主病耳。

帝曰善人熱復惡寒發熱有如瘧狀或一日發或間數日

發其故何也。歧伯曰：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多少也。陰氣多而陽氣少，則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少，則其發日近。此勝復相薄盛衰之節，瘡亦同法。間去聲

此言病有似瘡而治法亦同也。病有始而火熱繼有惡寒，又復發熱，狀同于瘡。其發或一日，或間數日者，正以人身有陽氣者，衛氣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入于陰，則陰不勝其陽而為熱；陰氣出于陽，則陽不勝其陰而為寒。二者互有勝復而會遇之時，有多少，故其病之如瘡也。然其日有遠近者，亦以陰陽之氣有多少。陰氣多而陽氣少，則陰性精專，所以發日之遠也；陽氣多而陰氣

少則陽性慄慄所以後日之近也此乃陰陽勝復相薄

有盛有衰之節治之者亦與勝同法耳謂先發云元氣

乃可以治之謂失時失機論以三陽經入治之為先

三陰經出陽分為熱蓋真陰經有在陰分者治之由

肅氣以為出陽分似非證無邪止則其氣自平也

作然水為火源亦不外陰陽諸經以為其本也

帝曰論言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

其道也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二者皆

在新病復起奈何治歧伯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

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帝曰善服寒而反熱服熱

而反寒其故何也歧伯曰治其王氣是以反也帝曰不治

其而然者何也歧伯曰悉乎哉問也不治五味屬也夫五

也更平聲
王去聲

入胃。各歸所喜。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天之由

此言正治而病不愈者。以其不求之所屬。或專治王氣。或偏用五味也。帝問治寒以熱。治熱以寒。乃方士不能廢之道也。然以寒治熱。而熱病仍在。以熱治寒。而寒病不去。甚至新病復起者。何也。伯言人有五藏。腎經獨水。爲陰。今寒之而仍熱者。當取之陰經。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者是也。心經屬火爲陽。今熱之而仍寒者。當取之陽經。所謂益火之源。以消陰翳者是也。此皆求之以

本經之所屬也。然有治其所屬而病不愈者。伯言心王于夏而復補其王氣則熱太過而水不生故雖用寒藥而熱不去也。腎王于冬而復補其王氣則寒太過而火不生故雖用熱藥而寒不去也。然有不治王氣而病不愈者。伯言不治五味之所屬也。五味入胃各歸于所喜攻之藏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惟五味備用則五藏互傷。生氣通天論曰。味過于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于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過于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于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于辛筋脉阻弛精神乃失。故凡

日久而增其氣者。物化之常也。今服藥氣增而又久服之。則藥氣偏勝者。必致藏氣偏絕而暴夭者。有由然矣。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謂也。歧伯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謂也。帝曰。三品何謂。歧伯曰。所以明善惡之殊貫也。使去

此明君臣佐使之義。所以制方。而非如善惡三品之謂也。帝以方制君臣為疑。伯言用藥以治病。其主病而最多者為君。佐君而數少者為臣。應臣而又少者為使。湯本草李東垣亦云然。又云。主病者為君。假令治風者。防風為君。治上焦熱者。黃芩為君。治中焦熱者。黃連為君。治下焦熱者。黃柏為君。治寒附子為君。之類。斯是。何以佐使藥分治之。此製方之要也。此君臣佐使非

如上中下三品之謂也。神農有言曰：上藥爲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爲臣，主養性以應人；下藥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分而爲三品者，所以明善惡之不同也。殊貴者，異等也。今日君臣佐使特爲制方云耳。豈曰子神農之說哉？愚按：本節止言君臣使，而後世乃言君臣佐使，須知本節云佐君之謂臣，則臣即所謂佐。非臣使之外，另有所佐之義也。

帝曰：善。病之中外如何？岐伯曰：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定其中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盛者奪之，汗之下之，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攸利。謹道如法，萬舉萬全，氣血正平，長有天命。帝曰：善。所切彼

此言病分中外而治之有法也。前第三十二節問病之
中外何如。伯以本標之義答之。此復問者。欲明表裏用
藥之義也。伯言調病氣之方。必別陰經陽經。陽經爲表。
陰經爲裏。定其中外。以各守其病之微者。則上調之
而已。其不止于微者。則平治之。其馴至于盛。則奪其病
氣。在外則汗之。在內則下之。凡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以
溫治涼。以涼治溫。隨其所屬。以袪其病。則法全而壽永
矣。

著至教論篇七十五

篇內有著至
教故名篇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雷公對曰。

請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
治群僚不足至候王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
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上通神農著至教擬
于二皇帝曰音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輪應
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以教衆
庶亦不疑殆騷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爲寶

相則正假此時已有之上知
天文四句又見氣交變大論

別後考切外
紀實紀官與

此雷公求教之殷而帝以醫道通于三才者歆之也解
粗解也解有當否別有分緒明則不惑彰則通顯群僚
之情步通候王之心難必故治有難步也樹天之度猶

今云量天尺也。非真欲受此言。備示天人合一之理。如受樹天之度。以人身合四時陰陽。別列星辰日月之度。則經術以彰。後世益明矣。二皇者。伏羲神農也。帝言醫道合于三才。必盡知之。斯可以繼先而傳後矣。

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帝曰。子不聞陰陽傳乎。曰。不知。曰。夫三陽。天爲業。上下無常。合而病至。偏害陰陽。雷公曰。三陽莫當。請聞其詳。帝曰。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并至。并至如風雨。上爲顛疾。下爲漏病。外無期內。無正。不中經紀。診無上下。以書別。雷公曰。臣治踈愈。說意而已。帝曰。三陽者。主陽也。積并則爲驚。病起疾風。至如礚礚。九竅皆塞。陽氣

涕淚乾噤喉塞并于陰則上下無常薄為腸澼此謂三陽
有心坐不得起卧者便身全三陽之病

中夫声別彼旁切下同辨經齊靈同

塞入声下同乾音干

此言三陽并合者并于上下而諸證生也陰陽傳者古
經篇名也三陽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業事也
上下手足也正亦期也三陽在人為表之表其尊為父
事與天同故手足太陽經不循常脉合而為病則陽氣
太盛諸部陰陽各經皆被偏害正以三陽獨至即三陽
并至也其勢疾如風雨并于上則為顛頂之疾并于下
則為泄漏之病蓋足太陽之脉起目內眦上額交顛其

直行者從顛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從肩膊內俠脊抵腰
中入循胆絡腎屬膀胱手太陽脉起于手循臂上行交
有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掖上爲顛疾
下爲漏病者二經之脉也并于上似專于外然外無可
以爲期而診之并于下似專于內然內亦無可以爲期
而診之不中經脉之紀難以手足爲分此皆勢如風雨
故也吾言若此亦惟于書而知之耳書者卽前陰陽傳
也然公以疎甚自任僅能說意自歎帝言三陽者不盛
之陽也二經積并卽手太陽之裏爲心足太陽之裏爲
腎心失神腎失志則皆爲驚大勢如疾風如礮礮九竅

閉塞陽氣滂溢其隘乾其喉塞正以心腎之脉皆上通于隘喉也此則上并于陽故病在上至于下并陰分則非常在于上而又在于下所以陽氣依薄傳爲腸澼也自如欲知此等疾者不必前證盡形而後可知凡三陽并合則必直當其心坐不得起起不得卧者便是身患三陽之病之人也。

且以知天下何以別陰陽應四時合之五行雷公曰陽言不外陰言不理請起受解以爲至道帝曰子若受傳不知合至道以惑師教語子至道之要病傷五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別是世主學盡矣腎且絕惋惋日暮從容不出

人事不殷

語去声筋骨以消之以已同悅音悅

此言至道之要在於五藏受傷而昷郎腎之一經以觀之也帝復曉之曰子知天下之人何以別陰陽諸經而廣之四時合之五行乎公以不別不明爲歟帝遂以至道之要告之凡病傷五藏者筋骨已消子今不明不別是世主之學廢盡矣故觀腎經將絕必惋惋然自旦至暮精志不爽也痿弱不能出人事不能殷是其證如此推之他藏受傷亦猶是也

示從容論篇第七十六

從容係古經篇名見第二節本篇詳示從容之義故名篇

帝燕坐召雷公而問之曰汝受術誦書者若能覽觀雜

學及于此類通合道理爲余言子所長五藏六府膽胃大小腸脾胞膀胱腦髓涕瀝哭泣悲哀水所從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過失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爲世所怨雷公曰臣請誦脉經上下篇甚衆多矣別異比類猶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

此帝言雷公未能知比類之理而公果以不明自對也

觀前後篇內俱有比類係古經篇名然實以比方比類爲義故曰別異比類

帝曰子別試通五藏之過六府之所不和鍼石之敗毒藥所宜湯液滋味具言其狀悉言以對請問不知雷公曰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冤當按毒藥刺灸砭石湯液

何也

免音婉
延音貶

或已或不已。願聞其鮮。帝曰。公何年之長而問之少。余真問以自謬也。吾問子竊真。子言上下篇以對。何也。夫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沉散似腎。此皆工之所時亂也。然從容得之。若夫三藏木土水參居。此童子之所知。問之

此公以三藏之虛者爲問。而帝舉脉之相似者曉之。欲其知比類之義也。過者內經以人之有病如人之有過也。請問不知言有不知者。則當請問也。煩寃者煩悶也。余真問以自謬。言我發問而今問不相應。是我之自招其謬也。帝言吾所問者乃竊真之理。今子言上下篇則

非我發問之心也。八正神明論曰：觀其眞眞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眞眞焉。彼三藏之虛，不過上下篇之言耳，非吾之所問也。子今欲知比類之義，試觀三藏相似之脉，遂可以比類而觀之矣。故浮而緩者，脾也；浮而短者，肺也；小浮而滑者，心也；急緊而散者，肝也；搏沉而滑者，腎也。乃五藏之正脉也。今脾脉虛浮似肺，腎脉小浮似脾，肝脉急沉而散似腎，此皆工之有時亂診而不能比類者也。子若明從容篇以比類之，則窺其妙得矣。若夫三藏者，脾合土，肝合木，腎合水，土木水相參而居，其本虛者，雖

黃子猶能知之。必于其相參者而求相似之脉。則子之
當問者也。

雷公曰。于此有人。頭痛筋攣。骨重怯然。少氣噦噫。腹滿時
驚。不嗜卧。此何藏之候也。脉浮而弦。切之石堅。不知其解。
復問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帝曰。夫從容之謂也。夫
年長則求之于府。年少則求之于經。年壯則求之于藏。今
子所言皆失。八風菹熱。五藏消燔。傳邪相受。夫浮而弦者。
是腎不足也。沉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怯然少氣者。是水
道不行。形氣消索也。欬嗽煩冤者。是腎氣之逆也。一人之
氣病在一藏也。若言三藏俱行。不在法也。
菹音焦。著者同。

此公承帝意而遂舉病狀難明者以比類三藏帝言病在腎藏而無關于三藏也頭滿似三陽筋急似肝骨重似脾怯然少氣似肺噫噎腹滿不嗜卧似胃與脾時驚似心與肝其脉浮而弦似肝切之石堅似腎此證脉之難解者也故公欲以三藏而比類之帝言從容篇中有之大凡年之長者過于味六府所以受物者也故當求之于府以知其病年之少者難于役經脉所以任勞者也故當求之于經以察其傷年之壯者縱于慾五藏所以藏精者也故當求之于藏以驗其衰即前篇證與脉正當求之于腎藏也而予以三藏比類則失之矣夫何也

八風苑熟爲外感五藏消燄爲內傷內外之邪傳相傳
受今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蓋浮脉爲虛弦則肝風入
之非腎氣不足而何沉而石者是腎氣內着也蓋腎本
宜沉而堅者如石非腎氣不行而何其怏然少氣者是
水道不行形氣消索致然也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逆
正以腎脉上通于肺子虛上竊切氣故氣逆則然也至
于頭痛者水虧火炎也筋攣者腎水不能滋筋也骨重
者腎主骨也噦噦者腎脉上貫肝膈也蓋提經脉篇云
病不腹滿者腎脉入腹也時驚者腎神爲志志失則驚
者食不腹滿者腎脉入腹也時驚者腎神爲志志失則驚
也經脉篇云氣不足者是不嗜卧者經脉篇云腎病痿
也心惕惕然如人將捕之

厥則不嗜卧而今非痿厥則精衰不嗜卧也此乃一人之氣病在一藏若言三藏俱行非診病之法也王叔和以比類之法而子欽以無關三藏者比類一藏真失之矣

雷公曰于此有人曰支解墮喘欬血泄而愚診之以爲傷肺切脉浮大而紫黑不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輕此何物也帝曰子所能治知亦衆多與此病失矣帝以鴻飛亦冲于天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經今夫脉浮大虛者是脾氣之外絕去胃外歸陽明也夫二火不勝三水是以脉亂而

無常也。四支解墮，此脾精之不行也。喘欬者，是水氣并陽明也。血泄者，脉急血無所行也。若夫以爲傷脾者，由失以狂也。不引比類，是知不明也。夫傷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消，經氣不爲使，真藏壞決，經脉傍絕，五藏漏泄，不衄則嘔，此二者不相類也。譬如天之無形，地之無理，白與黑相去遠矣，是失吾過矣。以寸知之，故不告子。明引比類，從容是以名曰診輕，是謂至道也。支股同解，懈同墮，惰同化之，其其化字恐當是托世本訛也。此有證脉相似者，公以爲傷脾，而帝則爲傷脾，此真未得比類之義也。上文言病在一藏，難以三藏比類，公遂卽一藏之病以言之。有人四支懈惰，喘欬則血泄，是病

之似肺者也。脉浮大而緊，是肺之似肺者也。公雖以爲傷肺，猶未敢治。彼粗工治以砭石，多出其血，血止身輕。此所以疑而問也。帝言子所能治，人亦皆知。然以此等病而屬之于肺，則失之矣。彼粗工以砭石愈之，譬如鴻飛冲天，亦偶然耳。夫古昔聖人治病，雖循法守度，援物比類，然必托之冥冥，不滯形迹。正所謂觀其冥冥也。循手經以及足經，何必固守經法？今子所言乃傷脾也，非傷肺也。夫脉浮大而虛者是脾氣內傷，外溢內絕，去內胃府而歸外胃經，故脉之浮大而虛者如此。且言人之脉亂無常者，何也？正以二陽藏者，心肺也。在兩上爲陽。

可稱曰二火三陰藏者脾肝腎也在兩下爲陰可稱曰
三水惟二火不能勝三水是以水火相擊脉亂無常也
子以脾病爲肺病豈以脉亂之故而誤言歟若夫所謂
四支解情者正以脾主四肢而脾之精氣不行于四支
也喘噫者正以腎不能主水水氣并歸于胃也喘欬則
血泄者正以咳則氣急則血不行于經而泄于外也此
本傷脾而子以爲傷肺由其失于狂見而不引比類知
之不明故耳試以傷肺言之肺金受傷土氣被竊故脾
不能守而胃不能清肺經經脉之氣不爲所使其真藏
已壞經脉傍絕肺爲藏長五藏氣泄不爲飢而出于鼻

則爲嘔而出于口比之傷脾大不同也子今所言譬如
天地不分其形理曰黑不辨其真僞是失也吾之過也
吾以爲子曾知此故不告子今子不知非吾不告之故
乎子當明引比類從容等篇大義觀之則診病必易輕
名曰診輕吾向所謂至道之要者正謂此哉

疏五過論篇第七十七

疏陳也內有五過故名篇

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尚
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聖人之術爲萬民式論裁志意必
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爲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
汝知之乎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

過與四德比數形名虜引其經心無所對

此帝以五過四德告公而公以未聞爲對也

帝曰凡未診病者必問營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内生名曰脫營營富後貧名曰失精五氣偕速病有所并醫工診之不在藏府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病深者以其外耗于衛內奪于營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過也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逆上行滿脉去形愚醫治之不知補寫不知病情精華日脫邪氣乃并此治之

二也善爲脉者必以比類奇恒從容知之爲上而不知道此診之不足貴此治之三過也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對君敗傷及欲侯王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痺爲瘰癧不能康不能動神外爲柔弱亂至失常病不能移則醫事不行此治之四過也凡診者必知終始有知餘緒切脉問名當合男女離絕苑結憂愁喜怒五藏空虛血氣離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常富大傷斬筋絕脉身體復行令澤不息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膿積寒臧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死日有期醫不能明不問所發唯言死日亦爲粗

上此治之五過也。凡此五者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府雌雄長裏刺灸砭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下部分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中夫声下同察音洛榮爵同吳音解解同少長俱去声

此帝示以五過而末即聖人之治病者勉之也。人有嘗貴後賤眷念故位雖不中邪病從内生營氣者陰氣也陰氣已脫名曰脫營亦有常富後貧悲傷故物名曰脫精五氣者五藏之精氣也留連并病二者得病之初藏形不變醫診而疑不知病名不敢妄擬既而

身體日減。氣虛無精。漸至病深。無氣陽衰。畏寒。澆洒洒。然有時而驚。病深如此。以其外衛內營俱已耗奪故也。此治病者之一過也。凡欲診病者。必問昔今飲食居處。苦樂素暴。先後皆能致傷精氣。精氣竭絕。則形體毀沮。且怒則氣逆。故暴怒傷陰。喜則氣緩。故暴喜傷陽。陰陽受傷。厥逆氣上。故脉滿。形脫。愚醫不諳補瀉之法。因知得病之情。使彼精華日脫。邪氣日并。此治病者之二過也。古經有比類。可恒從容。諸篇皆至道之要。如前示從容論者。其大畧也。善爲脉者。知之爲工。而不善脉者。不知爲失。此治病者之三過也。世有貴者。有賤者。有封君。

敗傷及希至王侯者診脉當用此三常之法。彼故貴脫
勢與始富後貧之士本皆不中邪也。內必傷其精神。外
必敗其身體。皮焦筋屈。痿癱為變。醫湏力禁其非。嚴以
制之。今既不能嚴以動其神氣。又從而順之。以亂其常
性。所以病不能移。而此工醫事亦不能行也。此治病者
之四過也。凡診者五色生剋。必分終始。脉要論曰知外者終而始之
病勢相因。必知餘緒。又必切其脉體。問其病名。合其男
女。凡離絕菟結。憂恐喜怒。致使五藏空虛。血氣離守。此
皆內傷之證候也。工不能知。失取其術。况病人者。嘗富
大傷。筋若斬而脉若絕。身體雖行而津液無息。所以醫

結歸陽積成膿血發為大熱法在少陰刺陰陽通使身
體四肢解散轉筋去死不遠當此之時唯言足見其陋
哉此工也此治病者之五過也若此者正以受業不通
不明人事故耳思昔聖人之治病也則不然上加天道
下知藥石中知人事所以診病之下能即病之望也
按帝言五過四德而今曰德不
具亦合下段問故帝未之答歎

治病之道氣內爲實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還在本原守數
攝治無失俞理能行此術終身不殆不知俞理五藏寒熱
癰癰六府診病不審是謂失常謹守此治與經相明上經
下經揆度陰陽奇恒五中決以明堂審于終始可以橫行

後陰陽類
論有五中

此言治病之道以氣爲寶。又求之表裏俞理經青氣色。可以橫行天下矣。人身之中。唯氣而已。宗氣者。大氣也。猶天地之有太極也。衛氣者。陽氣也。猶太極之動而生陽也。營氣者。陰氣也。猶太極之靜而生陰也。天地間。惟氣以爲升降。而水則從氣者也。故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于太虛之中。水不得而與也。故潮之往來。特隨氣耳。非潮自能然也。人身亦惟以氣爲主。而血則猶水。不可以血即爲氣也。彼謂血即爲營者。非經旨也。靈樞營衛生會篇。謂營氣化血。以奉生身。則營氣始能

化血焉可以血爲營耶。帝知此義，乃總指而示之曰：治病之道，氣內爲寶。直萬世醫官之格言也。循求其理，如所論之義是也。或求之不得，則求之諸經表裏之病，又求之諸經表裏之俞穴肉理，斯爲上術也。然上經下經中有揆度陰陽奇恒五中諸篇，無不悉知大義。又即明堂部位五色生剋休旺明之，則此醫者可以橫行天下矣。

矣。

明堂部位之義詳見靈樞五色等篇

微四失論篇第七十八

內有四失故名篇

黃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黃帝曰：夫音扶子所通書受事衆多矣，試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雷公對曰：循經受

業皆言十全。其時有過失者。願聞其事。解也。帝曰。子年少。智未及耶。將言以雜合耶。夫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

此公以醫事不能十全者。由于精神志意之未及也。十全者。即上文全十之義也。

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此治之一失矣。受師不卒。妄作雜術。謬言爲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此治

之三失也。診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爲粗所竄。此治之四失也。是以世人之語者。馳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論。診無人事。治數之道。從容之葆。坐待寸口。診不中五臟百病所起。始以自然。逆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棄術于市。妄治時愈。愚心自得。嗚呼。竊竊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擬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論。受以明爲。

聯中保去聲
燕保同

此正以四失示公。而戒其不可以明爲晦也。第一失者。不知陰陽逆順之理也。陰陽逆順之理。非止一端。左手人迎爲陽。春夏洪大爲順。沉細

為逆。右手氣口為陰。秋冬沉細為順。外感陽病見陽脈為順。左手氣口為陰。春夏浮大為順。外感陰病見陰脈為順。又色見陽上為順。左手為陰。右手為陽。男左女右。為逆。左為從。男左為逆。右為從。女右為逆。受師術之正。妄效雜術之邪。以非為是。苟用砭石也。第三失者。不造病人之情。不明比類之義也。第四失者。不究始時致病之由。妄持寸口之脈。不中病情。偽指病名也。是以世人之言。遠馳千里之外。至于尺寸之切。人事治數之道。從容和保之術。全未之知。雖輕持寸口。五脈不中。百病隨起。始以自然。并咎于師。晚矣。此所謂治不循理。術棄于市。偶有所愈。愚心方且自得。是以至大至

明之道而使之自晦也。見亦左矣。

陰陽類論篇第七十九

首節有陰陽之類故名篇

孟春始至。黃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而問雷公曰。陰陽之類。經脈之道。五中所主。何藏最貴。雷公對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脈之主時。臣以其時。故貴。帝曰。却念上下經。陰陽從容。子所言貴。最其下也。

此雷公以陰陽諸經。惟肝為貴。而帝則非之也。陰陽者。

陰經陽經也。五中者。古經篇名。

見前

公言春主甲乙。其

色青。內中于肝。肝治七十二日。是肝脈主時。為一歲之首。其藏宜為最貴。帝言。即念上下經。有陰陽從容諸篇。

則為最下。而非最貴者也。

雷公致齋七日。旦復侍坐。帝曰。三陽為經。二陽為維。一陽為游部。此知五藏終始。三陽為表。二陰為裏。一陰至絕作朔晦。却具合以正其理。王註以一陰至絕為讀作朔晦。為不通。今當言一陰至絕。作為讀晦。却具為讀合。以正其理。為句義。

此言六經為人身之表裏。而其意似以太陽太陰為貴。

也。觀下文有為父為母之句。可推。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從目內眥。

上頭分為四道。下項并正別脉上下六道。以行于背。為

人身之大經。二陽者。足陽明胃經也。從鼻起下咽。分為

四道。并正別脉六道。上下行腹。為人身之維繫。一陽者。

足少陽膽經也。起自外眥絡頭。分爲四道。下缺盆。并正
別脉六道。上下爲人身之遊行諸部者也。曰經曰維曰
游部。此可以知五藏終始。賴此三經以爲之表也。故三
陽爲之表。則二陰爲之裏。二陰者。足少陰腎經也。一陽
爲之表。則三陰爲之裏。三陰者。足太陰脾經也。一陽爲
之表。則一陰爲之裏。一陰者。足厥陰肝經也。靈樞陰陽
繫日月篇云。亥爲左足之厥陰。戌爲右足之厥陰。兩陰
俱盡。故曰厥陰。夫厥者。盡也。而應之者。戌亥。則一陰幾
于絕矣。豈知一陰至絕。而有復作之理。朔晦相生之妙。
却具于其中。蓋陰盡爲晦。陽生爲朔。氣盡爲晦。氣生爲

朔既見其晦。又見其朔。厥陰之絕而復作。合當以彼海
朔之妙。而正此厥陰之理也。正者。證也。

雷公曰。受業未能明。帝曰。所謂三陽者。太陽爲經。三陽脉
至手太陰而弦。浮而不沉。決以度。察以心。合之陰陽之論。
所謂二陽者。陽明也。至手太陰。弦而沉急不鼓。是至以已
病皆死。一陽者。少陽也。至手太陰。上連人迎。弦急懸不絕。
此少陽之病也。專陰則死。三陰者。六經之所主也。交于太
陰。伏鼓不浮。上空志心。二陰至肺。其氣歸膀胱。外連脾胃。
一陰獨至。經絕氣浮。不鼓鉤而滑。此六脉者。乍陰乍陽。交
屬相并。繆通五藏。合于陰陽。先至爲主。後至爲客。

此言六經之脉。皆會于寸口。而可以決死生也。所謂三

陽者。即前太陽也。其脉會于太陰肺經之寸口。即太

太陽之脉。洪大以長。今弦浮而不沉。當決以四時高下

之度。察以心神。推悟之機。合以陰陽篇中之論。而吉凶

之可也。陰陽論係所謂二陽者。即前陽明也。其脉亦至

于手太陰肺經之寸口。夫陽明之脉。浮大而短。今弦而

沉。不復振鼓。是陰氣勝也。候熱來已病。陰氣來乘陽土

也。此皆死脉死證也。所謂一陽者。即前少陽也。其脉亦

至于手太陰肺經之寸口。而又上連于人迎之動脉。即

胃經穴名也。在結喉兩旁一寸半動脉處。手。據六節藏

象論靈樞經五脉四時氣等篇其脉見

于左手寸部

夫弦爲少陽之脉。今急懸太甚而不絕。是經氣

不足。乃少陽之爲病也。懸者。如懸物之搖動也。然此乃

陽部見陽脉。而猶有可生。若專有陰脉來現。則死矣。所

謂三陰者。在手則爲手太陰肺經也。爲手足六經之所

王。正以百脉朝會。皆交于手太陰經也。夫太陰之脉。浮

瀋爲本。今見伏脉。又似鼓不浮。是腎脉干肺也。腎之神

爲志。肺虛則腎虛。其志亦空虛無依耳。曰上空者。蓋腎

神上薄也。曰志心者。志雖腎之神。而實心之所之。之

謂也。所謂二陰者。卽前足少陰腎經也。其脉亦至于肺

之寸口。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其別行者。入

跟中。以上至腹內後脊。貫脊。屬腎。絡膀胱。所以氣歸于膀胱。而外連脾胃也。不言脉象死生者。未及耳。所謂一陰者。即前足厥陰肝經也。一陰亦至于肺經之寸口。夫厥陰之脉。弦弱而長。今獨至肺經。其經氣若絕。則脉氣浮而不鼓。或未絕。則鉤而兼滑。尚有陽氣在也。此六脉者。或陰脉見陽。或陽脉見陰。正午陰午陽也。蓋由陰陽之氣。交相連屬。互為合并。紕繆通貫于五藏之間。其氣相合故也。然以何脉為主。何脉為客。須知先至者為主。後至者為客。陽脉先至。陰脉後至。則陽為主而陰為客。陰脉先至。陽脉後至。則陰為主而陽為客。此乃診法之

要耳。

雷公曰。臣悉盡意受傳經脉。頌得從容之道。以合從容。不知陰陽。不知雌雄。帝曰。三陽為父。二陽為衛。一陽為紀。三陰為母。二陰為雌。一陰為獨使。使去聲

此即六經而示以陰陽雌雄之義也。三陽者。即太陽也。

太陽為表之經。覆庇群生。尊猶父也。陰陽離合論謂太陽為開者以此

二陽者。即陽明也。陽明為表之維。捍衛諸部。所以為衛

也。陰陽離合論謂陽一陽者。即少陽也。少陽為表之游

也。明為開者以此部布絡諸經。所以為紀也。陰陽離合論謂少三陰者。即

太陰也。太陰為裏之經。長養諸經。尊猶母也。陰陽離合論謂太陰

此開者二陰者。即少陰也。少陰為裏之維。生山。此始所

以為雌也。

陰陽離合論謂二一陰者。即厥陰也。厥陰為

裏之游部。將軍謀慮。所以為綱使也。

陰陽離合論謂一

陰陽離合論謂一

水以三焦為獨使來附未

安不知此既陰當是肝也

二陽一陰。陽明主病。不勝一陰。厥寒而動。九竅皆沉。

此言胃肝為病者。肝勝而胃負也。二陽者。足陽明胃經

也。一陰者。足厥陰肝經也。胃經主病。而肝來侮之。則木

能尅土。胃不能勝肝也。據其脉當更而動。更者。病在胃。

而胃氣未絕也。動者。木氣王而正來侮土也。故胃氣不

轉。則九竅皆沉滯而不通矣。此乃主負客勝者也。

三陽一陰。太陽肺勝。一陰不能止。內亂五藏。外為驚駭。

此言膀胱與肝為病者。膀胱勝而肝負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一陰者。足厥陰肝經也。膀胱主病。而肝來侮之。則木來乘水。當是時。膀胱為表。肝為裏。膀胱邪盛。有自表之裏之勢。肝經得而止之。致使內亂五藏之

神。外有驚駭之狀。

金匱真言論言肝其病發驚駭

二陰。二陽病在肺。少陰肺沉。勝肺傷脾。外傷四支。二陰二陽皆交。至病在腎。罵詈妄行。顛疾為狂。

此言手經心與大腸為病者。心勝而大腸負。足經腎與胃為病者。胃勝而腎負也。二陰者。在手則為少陰心經。

在足則爲少陰腎經也。二陽者。在手則爲陽明大腸經。在足則爲陽明胃經也。試以心與大腸爲病者言之。心有病而大腸乘之。則金來侮火。火當尅金。故病在肺。肺與大腸爲表裏也。其手少陰心經之脉本宜洪也。而今有病。則虛而爲沉矣。旣以勝肺。又且傷脾。然脾乃火之子。母虛則子傷也。脾主四支。脾傷則四支亦傷矣。此乃主勝客負者也。又以腎與胃經爲病者言之。腎經有病而胃藏乘之。其病交甚。然土能克水。病終歸腎。故水衰則火盛。罵詈妄行。顛狂之病作矣。顛疾者。火上升也。狂者。陰不勝陽也。

二陰一陽。病出于腎。陰氣客遊于心腕下空竅。堤閉塞不通。四支別離。

此言腎與三焦為病者。腎勝而三焦負也。二陰者。足少陰腎經也。一陽者。太陽三焦也。腎與三焦為病。則腎屬水。三焦屬火。三焦與心包絡為表裏。其病出于腎脉。而少陰之氣客遊于心腕之下。水來侮火也。蓋腎脉上貫肝膈入肺中。其支別者。從肺中出絡心注胸中故耳。然陰氣上遊胃不能制腸胃空竅。陰氣為隄。閉塞不通。腎脉循足。三焦之脉在手。故四支別離不用也。

一陰一陽代絕。此陰氣至心。上下無常。出入不知。喉咽乾。

燥病在土脾乾音

此言肝膽爲病者其氣必至心而其病必及脾也。一陰者足厥陰肝經也。一陽者足少陽膽經也。代絕者脉之動而中止也。肝膽爲病脉當代絕。其厥陰之氣必至于心。正以心爲木之子耳。然肝膽之氣上至頭面下至腰足中至腹脇。故病發上下無當處也。至于物有所出不知其度口有所入不知其味。喉咽乾燥此皆病之在脾者也。何也。木來剋土也。

二陽三陰至陰皆在陰。不過陽。陽氣不能止陰。陰陽並絕。浮爲血瘀。沉爲膿。肚陰陽皆壯。下至陰陽上合昭昭。下合

真宜診決死生之期遂合歲首

附腐同

此言腎肺脾經爲病者陰陽離絕而諸病生死期至也。二陽者足陽明胃經也。三陰者手太陰肺經也。然脾亦屬足太陰故曰至陰皆在也。至陰者脾也。胃脾肺經爲病則在陰經者不能出過于陽以爲和在陽經者不能入止于陰以爲和。陰陽之氣並至則絕是以陽不入陰者其脉爲浮。浮則內有血瘀之證。陰不出陽者其脉爲沉。沉則外有膿腐之證也。積至陰陽各盛則男子之病下至陽道女子之病下至陰分。專爲大病此乃上合昭昭至明可見之所。下合冥冥至暗難見之地。皆陰陽離

絕所致也。如欲診先生之期，宜以歲首合之。如甲寅為正月，則乙卯為二月之類。其死在何月，可以其經而合之也。

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不應。雷公曰：請問黃帝曰：在經論中。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冬三月之病，病合于陽者，至春正月，脉有死徵，皆歸出春。冬三月之病，在理已盡，其與秋葉皆殺。春陰陽皆絕，期在孟春。太素末句無春字

此言冬病陽脉者，其人當死于春也。冬三月之病，病合于陽脉者，未必死于冬時，可至春正月間以延之。雖脉有死徵，亦皆歸于出春徵者，證也。外之證候未佳也。若

冬三月之病死證悉見在理已盡亦可延至地有草柳
有葉之時其人始殺者何也有死徵而無死脉也以物
生而人死故亦以殺名之向使交春之初陽脉亦絕有
同陰脉止期在孟春而已安能至此草柳俱見之日乎
春三月之病曰陽殺陰陽皆絕期在草乾乾音下

此言春月為病陰不勝陽者死陰陽皆絕者即死也春
三月為病者止以其人秋冬奪于所用陰氣耗散不能
勝陽故春雖非盛陽交春即病為陽而死名曰陽殺告
使其脉陰陽俱絕則不能滿此三月而始死也期在舊
草尚乾之時即應其人無望其草生柳葉之日也應平

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濂水。濂水反

此言夏月病脾者易死。而陽脉有陰者。期于秋也。夏三月陽氣甚盛。脾衰病熱。是至陰有病也。至陰者。脾也。脾熱病則五藏危。故土數生五成十。不過十日而死耳。若其脉陽中有陰。是謂陰陽交也。則脾未全絕。期在七月水生之候。其水濂靜之日而死矣。

秋三月之病。三陽俱起。不治自己。陰陽交合者。立不能坐。坐不能起。三陽獨至。期在石水。二陰獨至。期在盛水。

此言秋時膀胱與腎為病者。有證候。脉體死期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膀胱病。脉俱起。則膀胱屬水。秋氣

屬金。金能生水。當不治自己也。若膀胱有陽病而見陰
脉。有陰病而見陽脉。是陰陽相合。其證當行立坐臥俱
不寧也。以金為主。當善調之而愈。診其脉。唯有陽而無
陰。是三陽之脉獨至也。當不死于秋而死于冬。期在石
水而已。石水者。水凝如石之候也。若有腎脉來見。有陰
而無陽。是二陰之脉獨至也。當不死于冬而死于春。期
在盛水而已。盛水者。正月雨水之候也。

方盛衰論篇第八十

內有不足有餘虛實等義皆所以較其盛衰也故名篇

雷公請問氣之多少。何者為逆。何者為從。黃帝荅曰。陽從
左。陰從右。老從上。少從下。是以春夏歸陽為生。歸秋冬為

死。死之則歸秋冬爲生。是以氣多少逆皆爲厥。

此言氣在左右老少四時皆有順逆而逆之則爲疾也。氣之屬陽者在左爲順。氣之屬陰者在右爲順。老者氣衰故在上爲順。少者氣盛故在下爲順。是以春夏或病或厥歸陽爲生。若陰病陰脉如秋冬者爲死。反之則秋冬歸陰爲生。若陽病陽脉如春夏者爲死。是以人之氣有多少。逆之則皆能爲厥也。

問曰有餘者厥邪。答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氣上不下。頭痛顛疾。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隔無徵。若居曠野。若伏空室。縣縣乎屬不滿日。

此言陰氣有餘爲寒厥。老少之生死係于時。病證之難
據。瀕于危也。按厥論言足經三陰之氣起于五指之裏。
集于足下而聚于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
但其寒不在外。而在內。此曰一上不下。寒厥到
膝者有以也。然少者以陽氣用事。而秋冬發爲寒厥。則
陽衰之甚也。故曰死。老者以陰氣用事。而秋冬發爲寒
厥。則陰氣未衰也。故曰生。且其爲病也。氣上不下。故爲
頭顱之疾。而其證尤有可畏。謂之陽證。又似夫陰。謂之
陰證。又似夫陽。真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也。五藏部分似
隔遠而無可僞驗。若是者。乃氣逆日久所致也。病者心

神散越。若居曠野。以氣逆而痛猶未止。志意沉潛。若伏空室。以痛定而復恐。耳來絲絲乎動。息雖微。而此心屬望。若不能滿。此一日也。其證如此。不亦有可畏哉。

是以少陰之脈。今人妄夢。其氣主迷。三陽絕。三陰微。是爲少氣。是以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物。見人斬血。驚悸得其時。則夢見兵戰。腎氣虛。則使人夢見舟船溺人。得其時。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氣虛。則夢見菌香生草。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則夢燔灼。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此皆五藏氣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合之五診。調之陰陽。以在經

脉按諸夢詳于靈樞滯邪發夢篇林要精微論亦相同

此言陰氣不足者為熱厥而五藏之妄夢為徵也。上文
一言有餘者為厥。乃陰氣有餘當為寒厥。此言少陰之厥
乃陰氣不足當為熱厥。惟其陰氣之虛令人妄夢昏迷
蓋以三陽之氣阻絕。三陰之氣甚微故也。是故五藏者
陰也。陰氣虛則妄夢形。如肺氣虛則肺痿。金夢見白物
者。金之色也。見人斬血籍籍者。金之用也。籍籍衆多也
若得秋之時而金旺助肺則衰猶未甚。夢見以兵相戰
其藏氣實不安也。腎氣虛則腎虧水夢見舟船溺人弱
之甚也。如得冬之時而水來助腎衰猶未甚則夢伏水

中。皆有畏恐。其藏氣實不安也。肝氣虛則肝主木。夢見
苗裔生草木之類也。若得春之時而木來助肝。衰猶未
甚。則夢見伏于樹下不敢起。其藏氣實不安也。心氣虛
則心屬火。夢見救火屬陽等物。火之象也。若得夏之時
而火來助心。衰猶未甚。則夢見燔灼。其藏氣實不安也。
脾氣虛則脾屬土。夢見飲食不足。內虛之象也。如得四
季之時而土來助脾。衰猶未甚。則夢築垣蓋屋。其藏氣
實不安也。此皆五藏氣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所以有
是夢而成是厥也。當合之五診之法。調之陰陽之分。以
察經脉之度。斯可以治此證耳。

診有十度。度人脉度。藏度。肉度。筋度。俞度。陰陽氣盡。人病自具。脉動無常。散陰頗陽。脉脫不具。診無常行。診必上下。度民君卿。受師不卒。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爲妄行。持雌失雄。棄陰附陽。不知并合。診故不明。傳之後世。反論自章。度人度民之度俱入声餘皆去声

此言診有十度之法。而失其法者。後遺身咎也。診本五度。而此曰十度。蓋脉藏肉筋俞。左右相同。則謂之十度。亦可也。有脉度。故靈樞有經脉脉度等篇。有藏度。故靈樞有本藏腸胃平人絕穀等篇。有肉度。故靈樞有衛氣失常等篇。有筋度。故靈樞有經筋篇。有俞度。故素問有

氣府氣穴靈樞有本輸等篇。是正日各經陰陽之氣入身。諸病無所不具。况人之脉動無常。陰類似陽。故診亦無常。脉有貴賤。當診有上下。度民君卿。今醫工受師不終其業。傳術不明其理。不察逆從。小守雌雄。不辨陰陽。不知并合。診之所以不明也。

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陰陽並交。至人之所行。陰陽並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恒之勢。乃十六首。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論。取虛實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診。是以切陰不得陽。診治亡。得陽不得陰。守學

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紀。診道乃具。萬世不死。起所有餘。知所不足。度事上下。脉事因格。

此設言陰陽偏虛者。天地不交。惟至人則陰陽並交。惟聖人則持診有道也。地位乎下。爲至陰。若至陰虛。則天氣絕而不降。何也。以其無所升也。天位乎上。爲至陽。若至陽盛。則地氣無自而足。何也。以其無所降也。此設言也。故人有陽氣。陽氣者。衛氣也。人有陰氣。陰氣者。營氣也。能使陰陽二氣交會于一處者。惟至人乃能行之所。

謂並交者。陽氣先至。則陰氣後至。正以陽速而陰遲也。
靈樞五十營篇所謂交通者。并行一數也。是以聖人于
此有持診之道。先陽後陰而持之耳。奇恒者。古經篇名
也。六十首。古人診法也。合微診陽五中者。皆古經篇名
也。五度。卽前十度也。診消亡。診法滅亡也。守學不湛者。
守學不明也。凡左右上下前後。醜。病否。高下坐起。行
止。皆不能知者。是後人不明診法也。故必診道乃具。萬
世不殆。大凡醫人。因已有餘。不能量人之不足。強能起
已有餘。知人不足。則必無妄治之患。又能度其事之上
下。脉之因革。則診法無不備矣。

是以形弱氣虛死。形氣有餘，脉氣不足，死。脉氣有餘，形氣不足，生。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淨。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脉動靜，循尺濇滯，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後知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相寧，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
病能讀為病耐，陰陽應象人論云：病之形能也。

此言形氣宜相得，不宜相失，而後用此法者，為十全也。至機真藏論曰：形氣相得，謂之可治；形氣相失，謂之難治。然形有形者也，氣無形者也，其氣必于脉乎？驗之是以

形弱氣虛者死。蓋二者俱不足也。形氣有餘而脈氣不足者亦死。蓋形以脈為主也。若脈氣有餘而形氣不足則血氣足而神氣充。是可以有生矣。是以診有大法。凡為醫王者。其自已坐起有常。出入有道。神明轉舒。清淨內守。上下皆觀。八正有邪。則司之。五中有部。則列之。八正即八正神明論五中即五經篇名然後按病人之脈。動靜滑澀。其寒溫大小。或逆或從。隨定病名。斯可以為十全矣。

解精微論篇第八十一

內言工之所知自有至道然

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授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灸刺湯藥。所滋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

言悲哀喜怒濕燥寒暑陰陽婦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
富貴人之形體所從群下通使群事以通道術謹問命矣
請問有憂患仆漏之間不在經者欲聞其狀帝曰大矣
此公言經之所傳者未必能行而經之未備者欲聞其
狀也經論中有從容形法陰陽等篇刺灸湯藥等法但
今人有能有不能此賢否之所由判也然七情內傷天
時外感有所以然分異情殊狡患仆脫經所未載亦不
可不審也

公請問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帝曰在
經有也復問不知水所從生涕所從出也帝曰若問此者

無益于治也。工之所知道之所在也。

此因公所問而兩抑之。非經之所未備。亦非大道之所生也。哭者。哀聲自口出也。泣者。稍有聲而涕淚所出也。淚者。水出于目而涕者。液出于鼻也。人有哭泣而淚不出。或有淚出而涕則少。故公舉而問之。殊不知經之所已具也。按靈樞口問篇黃帝曰。人之哀而涕泣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脉感。宗脉感則液道開。液道開則泣淚出焉。又問目中之水。鼻中之涕。何所從生。殊不知此乃無益于醫治。而工之所知。自有大道之所生者在也。

夫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其榮也。是以
人有德也。則氣和于目。有亡憂知于色。是以悲哀則泣下。
泣下水所由生。水宗者。積水也。積水者。至陰也。至陰者。腎
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輔之裹之。故
水不行也。夫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水火相感。神志俱
悲。是以目之水生也。故諺有曰。心悲名曰志悲。志與心精
共湊于目也。是以俱悲。則神氣傳于心。精上不傳于志。而
志獨悲。故泣出也。涕泣者。腦也。腦者。陰也。髓者。骨之充也。
故腦滲為涕。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從之者。其行
類也。夫涕之與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則俱死。生則俱生。

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也。夫人涕泣俱出而相從者。所屬之類也。

此言悲則泣下。而泣則淚生。涕出者。皆由于心腎之精所使也。吾雖謂子無益于治。試以哭泣而淚涕交出之義言之。蓋心者主悲。而心悲則水生。況腎志亦曰悲也。腎者主水。而志悲則水下。況腦涕亦水類也。心主腎志。哭泣淚涕相因而至者也。何也。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專精之外竅也。色者專精之外榮也。是以人有道德則心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目和。人有失志則心憂。心憂則氣憂。氣憂則色憂。由內達外者如此。故心悲則泣。

下。泣下則水生。正以腎者主五藏之液。是水之宗也。水之宗者。水之積也。腎者為陰中之陰。是陰之至也。陰之至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先此未下者。是精持之也。持之者。輔之。裹之也。所以水不下也。夫腎屬水。其所藏之精曰志。心屬火。其所藏之精曰神。今者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中之水所由生也。彼諺謂心悲。又謂志悲。可見腎之志與心之精為神者。共湊于目。是以心志俱悲。則精皆上傳于心之神。不下傳于腎之志。而志亦專悲。與心相同。所以水從泣下也。其有淚者何也。涕所生者。屬于腦也。腦者。屬于陰也。五藏別論。以腦為髓。氣所生。皆藏于陰。而象于地。故

腦為髓之府。髓為骨之充。涕為水之液。故腦液為涕也。况腎之合為骨。則志亦為骨之士。由是水流而涕從者。其類同耳。夫涕之從泣。譬如人之兄弟。有急難則俱死。不必赴難則俱生。今日心志俱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也。何也。以其所屬之類同也。

公曰。大矣。請問人哭泣而涕不出者。若出而少涕者。其故何也。帝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則志不悲。陰陽相持。泣安能獨來。夫志悲者。悅悅則神陰。沖陰則志去目。忘去。則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且子獨不誦不念。夫經言乎。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

氣并于上。陰氣并于下。陽并于上。則火獨光也。陰并于下。則足寒足寒則脹也。夫一水不勝五火。故目昏盲。是以衝風泣下而不止。夫風之中目也。陽氣內守于精。是火氣燔目。故見風則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火故風生。乃能雨。此之類也。

此言淚不出者。由于心志之不悲。驗之人身之病。又譬之天之生雨而自明也。蒸泣隨乎哭。哭本于心悲。心悲則神悲。神悲則志悲。志悲則泣出。泣出則淚下。淚下則涕從。本同類而并至者也。今哭泣而淚不出。或出而少涕者。何也。正以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哭泣者。心不悲。

而心之精爲神者不慈也神不慈者則腎不隨而腎
爲精者亦不悲也心爲火火爲陽腎爲水水爲陰兩
相持而輔之叢之泣安能獨來是以不泣則無淚無淚
則無涕矣彼志之悲者心必悲水火相感神志俱悲火
上衝陰則志往去于目而涕泣俱出也試觀人之厥者
氣并于上則火獨光而目皆盲又觀人之風中于目者
則陽氣得火而目淚下又觀天之火速風生者相持爲
雨而降則凡淚涕俱下者非由于神志之俱往乎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九終

素問

九卷

一百三